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與民粹民主對於斯里蘭卡族群衝突激化的影響

The Impacts of Sinhala Buddhist Nationalism and Populist Democracy 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Ethnic Conflict in Sri Lanka

doi:10.30390/ISC.200604_45(2).0003

問題與研究, 45(2), 2006

Issues & Studies, 45(2), 2006

作者/Author : 張世澤(Shih-Tse Chang);張世強(Shih-Chiang Chang)

頁數/Page : 61-10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2006/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04_45\(2\).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04_45(2).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與民粹民主對於斯里蘭卡族群衝突激化的影響*

張世澤

(北台科學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張世強

(耕莘護理專科學校共同科
兼任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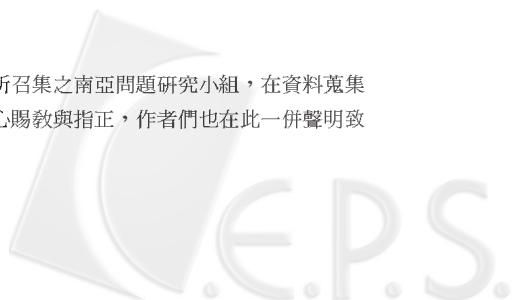
摘要

1948 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斯里蘭卡，由於未受二戰波及，並擁有行之有年的自治經驗和民主政體，因此曾經享有絕佳的發展契機；然而，獨立後期，一系列糾結傳統文化、殖民遺產、政經利益和族群衝突的議題，卻使得斯里蘭卡一步步走向長達二十年的內戰，迄今依舊方興未艾。這一段戲劇性的轉變過程，也始終是許多論者爭執不休的焦點。通過歷時性分期考察，本文企圖追溯和探討僧伽羅和泰米爾族群衝突的根源與激化過程，並通過「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僧伽羅語唯一」與「歧視性政策」在獨立後期的獨特發展經歷，揭示斯里蘭卡族群議題背後潛在的複雜文化、政治和經濟因素。

關鍵詞：歧視性政策、僧伽羅語唯一、本地語運動、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傳統泰米爾故鄉

* * *

* 本文之寫作，誠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黃柏棋教授與其所召集之南亞問題研究小組，在資料蒐集和梵文與巴利文譯解工作上的協助；另對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悉心賜教與指正，作者們也在此一併聲明致謝。



壹、前　言

1948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的斯里蘭卡（舊稱「錫蘭」（Ceylon）），由於未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砲火波及、人民擁有實行有限度自治與公民權利的經驗、①人民識字率和教育水平相對較高、②戰後和平移轉殖民統治，加上殖民統治奠基的司法體系、基礎工程建設與經濟作物生產型態，使得許多經濟學者都相信，斯里蘭卡相較於同時期其它南亞或東（南）亞國家，將會是亞洲戰後最具經濟發展潛力的國家，並能成功轉型為「現代國家」（modern state）；③另一方面，斯里蘭卡在政治上施行定期選舉、普遍公民權、高度政治參與的表現，以及其多黨競爭的格局，也成為第三世界民主政體實踐的典範。④

然而，「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Sinhala Buddhist nationalism）在政治領域內所掀起的「語言」、「認同」和「世俗主義」（secularism）爭議，伴隨著日益激烈的黨派惡質競爭、連年失焦的經濟方針與社會福利政策、社會中普遍瀰漫的身體暴力、以及一系列背離平等保障精神的「歧視性政策」（discriminatory policies），卻不斷激化和挑動本島特殊族群問題的敏感神經，最終導致本島從1983年起遭受二十多年

註① Jane Russell, *Communal Politics Under the Donoughmore Constitution, 1931-1947* (Dehiwala: Tisara Prakasakayo Ltd., 1982), pp. 13~35.

註② 許多經濟論者皆指出，斯里蘭卡在獨立前後期的各項「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tor）水準，便已經在當時衆多開發中國家中名列前茅，尤其是該國在「識字率」方面的表現（根據1953年、1963年與1981年三次普查結果，該國國民「平均識字率」分別為69.0%、77.0%、87.2%），參見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2001, *The 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Sri Lanka*, <<http://www.statistics.gov.lk/social/social%20conditions.pdf>>。一般認為，這可能是因為該國廣布的佛教僧院在傳統上便兼具本地語教育功能，加上英殖民推行基督宗教教育事業的緣故；另一方面，從1940年代漸起的相關「社會福利」政策，也逐步提昇該國在消費、健康與教育方面的表現，成就甚至直追某些已開發國家，參照P. Isenman, “Basic Needs: The Case of Sri Lanka,” *World Development*, Vol. 8, No. 3(1980), pp. 237~258; S. S. Bhalla, “Is Sri Lanka an Excep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 in T. N. Srinivasan and P. K. Bardhan, eds., *Rural Poverty in South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89~117; A. Sen,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Economic Journal*, No. 93 (1983), pp. 745~762.

註③ W. Howard Wriggins, “Impediments to Unity in New Nations: The Case of Ceylon,”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Vol. 55, No. 2 (June/1961), pp. 314~315; Donald L. Horowitz, “Making Moderation Pay: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Ethnic Conflict Management,” in Joseph V. Montville, ed., *Conflict and Peacekeep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90), pp. 459~461.

註④ James Jupp, *Sri Lanka: Third World Democracy* (London: Fank Cass Co. Ltd, 1978); Robert N. Kearney, *The Politics of Ceylon*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A. Jeyaratnam Wilson, *Politics in Sri Lanka, 1947-1979* (London: Macmillan, 1979).

的內戰摧殘，將先前一切美好的願景全部化為幻影。⑤

令人不禁感到好奇的是，獨立前期曾經攜手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二大族群：「僧伽羅」（Sinhalese）多數與「泰米爾」（Tamil）少數（例如：雙方曾共同推動「本地語運動」（Swabasha movement），詳見後文討論），何以在獨立後期不顧國家美好的發展願景，彼此爆發激烈族群仇殺？共同分享「非暴力」（ahimsā）宗教傳統的二大族群，又何以能夠同時容許不斷發生的血腥暴力仇殺？這些牽涉廣泛的問題，迄今仍然吸引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者投以關注，企圖從中探索當代斯里蘭卡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在一系列研究文獻當中，部分論者著重依循不同的族群理論視野，探究長期存在於二大族群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以及其所孕生的「族群性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進而強調族群衝突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例如：減緩經濟成長率）；^⑥唯斯里蘭卡在獨立後期經濟發展整體環境或特定模式對於激化族群衝突所可能帶來的影響，一直到最近才開始逐漸得到部分經濟學者們的關注，^⑦可是在這些純經濟理論解釋的背後，^⑧卻又過度忽略斯里蘭卡本身的特殊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⑨事實上，許多新興發展中國家都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面臨內

註⑤ 論者咸認，當代斯里蘭卡二十年內戰的起始點，應該從 1983 年 7 月 24 日發生於可倫坡的大規模族群暴亂起算。該次暴亂事件後來不僅蔓延至全國各地，成為前所未見的族群屠殺暴亂攻擊，也成為泰米爾與僧伽羅雙方正式採取軍事行動的先聲。關於該次暴亂事件的細節描述，可參見 Stanley J. Tambiah,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13~18; Stanley J. Tambiah, *Leveling Crowd: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94~100; 關於政府計畫性策劃與鼓動暴亂的綜合性評論，則可參見 Gananath Obeyesekere,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Asienforum*, Vol. 15, No. 1-2 (1984), pp. 44~50.

註⑥ P. Bardhan, “Method in the Madness?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Ethnic Conflict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 No. 9 (1997), pp. 1381~1398; F. Stewart and V. Fitzgerald, eds., *War and Underdevelopment, Volume I,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註⑦ J. N. Richardson and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Measu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Sri Lanka’s Ethnic Conflict,” in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and R. Coughlan, eds., *Economic Dimensions of Ethnic Conflict*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1991), pp. 194~223; P. Collier and A. Hoeffler,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o. 50 (1998), pp. 563~573; P. Collier, “Implications of Ethnic Diversity,” *Economic Policy*, Vol. 16, No. 32 (2001), pp. 129~155; 民主政體無法在獨立後期為斯里蘭卡帶來清楚的經濟發展方針，政黨惡鬥與族群問題反而讓經濟政策失去焦點，斯里蘭卡甚至被經濟學者嘲諷為「經濟實驗室」（economic laboratory）。

註⑧ 歸結經濟學者們所提出關於斯里蘭卡經濟發展失敗的幾項主要理由，包括：貿易和工業政策未能適時從進口替代導向轉型為出口導向；超載社會福利政策造成資源浪費；浪費大量資源維持龐大官僚體系與國營企業；壓抑私人企業發展與限制私人資本擴張；社會主義路線與自給自足的發展路線，長期實施貿易保護政策，拒絕外國民間或官方資金流入，隔絕國際競爭的刺激等等；詳參 W. D. Lakshman, “Introduction,” in W. D. Lakshman, ed.,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Change in Sri Lanka* (Colombo: Sri Lanka Association of Economists, 1997), pp. 12~15.

註⑨ W. D. Lakshman, “Introduction,” p. 16.

部族群衝突和內戰威脅；^⑩不過，斯里蘭卡的特殊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卻未能讓這些潛在的威脅獲得消弭，反而成為日後內戰爆發的種籽。

回顧斯里蘭卡內戰爆發前期的發展狀況，其實也可以發現，「族群衝突」本身尚不足以直接導致日後內戰的爆發，也不能「化約」視作島內長期內戰唯一成因。圍繞在「族群衝突」四周牽涉廣泛的政經利益重分配，以及當時經濟發展整體環境，也是研究者理解「族群衝突」何以能夠迸發內戰結局時不可偏廢的關注面向；然而，當代斯里蘭卡「族群衝突」非常特殊的歷史性根源，以及後殖民時期「族群衝突」所現身的特殊政治、社會與文化脈絡，更是討論當代斯里蘭卡內戰成因必須處理的課題。有鑑於此，當代斯里蘭卡內戰問題的理解，亦須置放在一個比較寬廣的政治、族群與經濟發展的脈絡之下。

循此軸線思考，本文嘗試追溯當代斯里蘭卡兩大族群之間衝突的根源，討論獨立後期「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如何糾結彼時複雜的政黨競爭、經濟利益以及區域發展元素，進而全面激化「族群衝突」，迫使在社會與經濟地位上備受壓制的泰米爾轉向追求「意拉姆」（Eelam）獨立建國理想；唯此問題非本文所能全幅回答者，本文主要討論的焦點，將擺在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期，一系列伴隨「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漸次推展的「僧伽羅語唯一立法」（Sinhala Only Legislation）、「拓殖（再定居）與發展計畫」（Colonization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Schemes）與其他諸項「歧視性政策」，論析這一系列涵涉複雜政經利益面向的「歧視性政策」，如何激化本島既存的「族群衝突」，並導致兩大族群最終走向內戰。本文認為，透過反省這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如何出現、發展並激化兩大族群之間的關係，不僅可以揭示斯里蘭卡「族群衝突」本身的特殊性，也可以呈現這類「族群衝突」背後所交涉的複雜政經利益，從而尋找長期內戰的解決方案。

本文將分成四個部分進行討論。首先，將從歷史敘述與宗教文化層面，追溯獨立前期兩大族群衝突的根源，進而針對殖民統治政策如何激化兩大族群之間的對立與仇恨進行討論，同時揭示僧伽羅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泰米爾優勢」（Tamil advantage）神話；其次，本文將論析獨立後期斯里蘭卡在政治、經濟與族群關係基本發展的格局，探討「政治佛僧」（political Bhikkhus）與僧伽羅激進團體如何促使「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轉向「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alism），並帶動一系列「官方語言法案」訴求；再者，討論一系列偏袒僧伽羅的「拓殖（再定居）與發展計畫」，如何激化「傳統泰米爾故鄉」（Traditional Tamil Homeland）觀念並重新分配區域政經資源，進而迫使泰米爾激進團體的出現；最後，本文將綜合評估「歧視性政策」與兩大族群內部的激進團體，如何導致循環性社會暴力事件與1983年全國性暴亂的出現。

註^⑩ P. Bardhan, "Method in the Madness?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Ethnic Conflict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pp. 1387~1390; S. Abeyratne, *Economic Chang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ri Lanka*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8); T. D.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貳、獨立前僧伽羅與泰米爾族群關係之溯源 與發展

根據僧伽羅佛教早期最重要編年史（chronicle）作品大史（*Mahāvanssa*）與另一部成書約一百年前的島史（*Dīpavamsa*）記載，許多僧伽羅佛教徒相信，編年史敘述中所提到的「毘闍耶傳奇」（Vijaya Legend），證明僧伽羅擁有印度北部雅利安（Aryan）血統，同時也是本島最早的一批移民；^⑪儘管，這類神話敘述的歷史真實性，現今已經遭到許多宗教歷史學者質疑，許多泰米爾歷史學者也紛紛提出不同的歷史詮釋；可是透過融合神話與歷史風格的書寫呈現，這二部編年史迄今仍然在深受「上座部佛教」傳統浸染的僧伽羅社會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不僅作為「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形塑身份認同、定位宗教傳統、建構反殖論述的重要依據，也成為當代族群競逐場域中各方動員政治力量最重要的傳統論述資源。^⑫

正因如此，僧伽羅與泰米爾「先來後到」的問題，在當代斯里蘭卡族群政治背景之下，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牽涉學術考察的問題，反而成為一個各方政治勢力競逐的領域；儘管仍然存在部分爭議，但大部分學者還是同意，無論是誰最先移民本島，泰米爾一直要到七世紀左右，才開始在本島北部成為一個顯具規模與地位的族群；^⑬許多論者雖然相信，圍繞著「佛僧」^⑭、「寺院」與「僧團」所建立以來的僧伽羅佛教社群，毗鄰多屬「濕婆教派印度教徒」（Saivite Hindus）的泰米爾社群，曾經在本島北部和平共處數百年之久，可是「泰米爾威脅論」卻始終是一個在僧伽羅佛教社群不斷流轉的顯著論述，尤其是表露在大史當中對於前二世紀「杜達葛瑪尼國王抵抗泰米爾入侵統一本島」的敘述。^⑮

註⑪ *Mahāvanssa, or The Great Chronicle of Ceylon*. Trans. by Wilhelm Geiger (Colombo: Ceyl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1950), Chap. 8; N. D. Wijesekera, *The People of Ceylon*, pp. 60~61.

註⑫ Steven Kemper,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hronicl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Sinhala Lif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10.

註⑬ Andree F. Sjoberg, ed., *Symposium on Dravidi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Jenkins, 1971), pp. 15~22; Cyril W. Nicholas and Senerat Paranavitana, *A Concise History of Ceylon* (Colombo: Ceyl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3~7.

註⑭ 關於佛僧在傳統僧伽羅社會中的角色與影響，請參見 Walpola Rāhula, *The Heritage of the Bhikkh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hikkhu in the Education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1), pp. 16~54.

註⑮ 大史將杜達葛瑪尼描寫成一位理想國王，從南方起兵抵抗泰米爾入侵保護佛法並統一全島，參見 Gananath Obeyesekere, “Sinhala-Buddhist Identity in Ceylon,” in George DeVos and Lola Romanucci-Ross, eds.,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Palo Alto: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p. 240~258.

唯真正開始積極防堵南印度政治勢力、而兩大族群之間亦逐漸出現明顯區隔認同的開始，毋寧是從五世紀南印度三大王國「龐帝洋斯」（Pandyans）、「帕拉瓦斯」（Pallavas）與「朱羅」（Cholas）（曾經於十一世紀初入侵本島北部並統治長達七十餘年）陸續興起之後。一直到十三世紀本島北方盛極一時的僧伽羅王國遭到南印度泰米爾王國入侵瓦解之前，^⑯本島北部基本上仍屬於僧伽羅王國統治的局勢。北部僧伽羅王國瓦解導致大批僧伽羅漸次南遷，南印度泰米爾入侵者則帶來大批的新移民。自此之後，本島分屬三個各自統轄的王國領域：北部地區屬南印度泰米爾入侵者建立的「雅夫納王國」（Jaffna Kingdom）統治；中部高地與部分東部地區則屬僧伽羅所建立的「康提王國」（Kandy Kingdom）統治；西南沿海地區則同屬僧伽羅建立的「克特王國」（Kotte Kingdom）統治。^⑰

值得注意的是，自此之後，由於北部大批僧伽羅向南遷徙，泰米爾勢力持續盤據本島北部，二大族群人口的區域分佈開始出現特定地緣聯繫。僧伽羅集中於本島中部、西南和部分東南地區，也就是透過西南季風帶來豐沛濕氣和降雨量的傳統「濕區」（wet zone）領域；另一方面，泰米爾則集中於本島北部與部分東部地區，也就是必須仰賴間歇性東北季風與冬季週期性颱風提供少量濕氣和降雨量的傳統「乾區」（dry zone）領域。南北「乾」「濕」天然地理村落的分隔，不僅加速本島泰米爾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族群文化與認同（同時也是有別於印度西南部傳統泰米爾移民根源地的一種族群文化與認同），^⑯同時讓本島兩大族群之間的問題從此滲入濃厚的地緣因素。^⑰

當西方殖民勢力從十五世紀開始涉足本島事務之後，兩大族群之間的關係又出現了新的景況和微妙變化。葡萄牙在十六世紀便已經結合軍事與商業力量佔據部分「雅夫納王國」與「克特王國」沿海領域，^⑱而受到高地屏障保護的「康提王國」，則從十七世紀開始採取「聯夷制夷」策略，亦即聯合荷蘭殖民者的力量箝制葡萄牙在本島的擴展；然而，此舉雖然有效地防堵了葡萄牙繼續向內地擴張勢力，卻無法阻止荷蘭逐步透過封鎖和壟斷內地貿易，^⑲深入內地威脅當時搖搖欲墜的「康提王國」。此時荷蘭在本島的另一個強力競爭對手便是英國，英國從1650年代便積極透過「英國東

註^⑯ Rhodes Murphy, "The Ruins of Ancient Ceyl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6, No. 2 (1956), pp. 181~200.

註^⑰ K. M. De Silva, *History of Sri Lank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1~89.

註^⑱ Sinappah Arasaratnam, "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and the Tamils," in Michael Roberts, ed., *Collective Identities, Nationalism and Protest in Modern Sri Lanka* (Colombo: Marga Institute, 1979), pp. 510~512; Bryan Pfaffenberger, "The Kataragama Pilgrimage: Hindu-Buddhist Interac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Sri Lanka's Polyethnic Social Syste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2 (February/1979), pp. 253~270.

註^⑲ Robert N. Kearney, *Communalism and Language in the Politics of Ceyl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72~73.

註^⑳ K. M. De Silva, *History of Sri Lanka*, pp. 100~122.

註^㉑ George D. Winnius, *The Fatal History of Portuguese Ceylon: Transition to Dutch Ru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0~22.

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運作，企圖突破荷蘭壟斷「康提王國」對外貿易的局面；^② 1802 年終於透過兩國所簽訂的「亞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正式取代荷蘭在本島的地位。1815 年「康提王國」發生宮廷繼位鬥爭之際，利用僧伽羅貴族與泰米爾朝臣相互鬥爭拉攏英國勢力的機會，英軍便長驅直入擊潰「康提王國」進而統一全島。

相較於後來英國殖民統治統一全島的情況，僅掌握本島部分領域控制權的葡萄牙與荷蘭殖民勢力，雖然仍為本島帶來基督宗教信仰、教育體系和典章法制，^③ 卻始終未能夠建立統一的行政官僚體制，三大王國體制依然各自為政。^④ 本文認為，從英國殖民統治開始，許多重要轉變開始出現：首先是統一行政官僚體制。英國殖民統治透過全國統一、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不僅打破過去三王國各自為政的情況，也讓過去長期分居「乾」「濕」二區的僧伽羅與泰米爾，同置英國殖民統治所建立的單一政治體制之內，透過共同官方語言相互交流。此外，由於英語成為官方語言，學習英語便成為社會晉升的重要媒介，由基督宗教傳教團體所成立的英語教育機構數量也開始大幅成長，^⑤ 進而培養出一批精通雙語並涵養西方價值風尚的「西化菁英」（westernized elites），進入各個重要職業領域擔任重要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批人數逐漸增加的西化菁英，無論是僧伽羅或泰米爾，不僅成為衝擊傳統社會文化價值的重要力量，也成為本地語菁英主要的職業競爭對手。就前者而言，西化菁英透過英語教育接受「啟蒙理性」與「現代化」觀念薰陶，流露出鄙視傳統社會習尚文化與宗教傳統的傾向；同時希望循著西方民族國家發展軌跡，訴求社會改革與民族自決，從而在獨立後期仿效西方民主政體，建立一個完全服膺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現代國家。不過，整個殖民文化和西化菁英對於「傳統」的批判態度，卻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在僧伽羅社會中激起「僧伽羅佛教復興運動」（Sinhala Buddhist Revivalism），^⑥ 造成僧俗大眾的廣大迴響與關注，奠定日後「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發展的基調，這也才是真正實質推動反殖運動的中堅力量，尤其是在僧伽羅普羅大眾中間，唯此富含僧伽羅佛教象徵的運動路線卻讓兩大族群漸行漸遠；另一方面，就後者而言，英國殖民政府雖然並未打壓本地語使用，同時透過英語和本地語發表官方刊物，基督宗教傳教士也樂意學習本地語傳教，^⑦ 但是包括官方公

^{註②} K. M. De Silva, *History of Sri Lanka*, p. 136.

^{註③} Paulus E. Pieris, *Ceylon, the Portuguese Era: Being a History of the Island for the Period, 1505-1658* (Dehiwala, Sri Lanka: Tisara Prakasakayo, 1983), pp. 1~16.

^{註④} Sinappah Arasaratnam, *Ceyl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4), pp. 123~125.

^{註⑤} Tantrige Ranjit Ruberu, *Education in Colonial Ceylon* (Kandy, Sri Lanka: Kandy Printers, 1962), pp. 25~33.

^{註⑥} 關於「僧伽羅佛教復興運動」崛起背景的介紹，參見 Richard H. Gombrich, *Theravada Buddhism: A Social History from Ancient Benares to Modern Colombo*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 183~187.

^{註⑦} A. Theva Rajan, *Tamil as Official Languag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olomb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thnic Studies, 1995), pp. 20~21.

職在內的許多重要職業，以及本島少數設立的高等教育機構，仍然必須以英語作為基本門檻。因此，由僧伽羅與泰米爾共同推動的「本地語運動」，也開始成為英國殖民後期一個重要的議題，訴求以僧伽羅語和泰米爾語「共同」取代英語成為官方語言。[◎]儘管，兩大族群針對這個議題攜手合作，但是內部意見分歧（例如：兩大族群內部英語菁英強烈反對）和國會代表制爭議（詳見下述）加劇，不僅使得「本地語運動」最後無疾而終，反而成為獨立後期「語言」政策爭議的焦點。

其次，英國殖民統治除了帶來上述社會文化衝擊之外，1881年首次進行的人口普查工作，以及處理兩大族群關係的「分而治之」指導方針，都直接影響日後族群問題的發展；雖然，英國從事人口普查的資料蒐集工作植基於強化殖民統治的需求，但此項政策卻對於兩大族群意識的形塑產生重要貢獻。過去，兩大族群之間的差異和人口規模停留在一種含混的想像層次；如今，人口普查工作所使用的「族群」分類概念與人口計數結果，[◎]不僅讓兩大族群的自我想像產生了實質的概念與數量劃分基礎，同時造就「僧伽羅多數」（Sinhala majority）相對於「泰米爾少數」（Tamil minority）的概念，[◎]進而成爲未來政治菁英在民主架構之內分配政治權力的指標；另一方面，「泰米爾少數」也開始不斷流露出「多數暴力」的憂慮，不僅害怕民主制度的選舉競爭將侵蝕「少數」權益，同時也害怕建基於「僧伽羅佛教民主主義」之上的獨立運動，最終仍將會背離「世俗主義」的基本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分而治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兩大族群之間的扞格，但是也同時提供「泰米爾少數」在政治參與方面的保障，可是隨著英國殖民政府逐步擴大殖民地人民政治參與和決策空間，「泰米爾少數」不再享有特殊的政治參與空間保障，本島「多數」與「少數」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便開始日漸加劇並帶有高度政治性的色彩；事實上，早期英國殖民統治乃由皇室直接任命總督，並透過諮詢性的顧問議會，統攝殖民地行政權與立法權；從1833年開始，英國開始設置由官方與非官方議員共組的「立法議會」（Legislation Council），其中非官方議員則由總督挑選本地英語人士擔任，僧伽羅、錫蘭泰米爾、印度泰米爾、錫蘭摩爾、馬來與荷蘭後裔居民平均分配此項名額，這也就是後來所謂的「社群代表制」（communal represen-

^{註◎} Neil De Votta,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stitutional Decay and Ethnic Conflict in Sri Lank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3~48.

^{註◎} 1881年人口普查工作將斯里蘭卡「族群」劃分為八個類別：「平地僧伽羅」、「斯里蘭卡泰米爾」、「斯里蘭卡摩爾」、「歐洲裔移民」、「荷蘭後裔」、「馬來」、「維達」與「其他」，參見Population by Ethnic Group, Census Years, *The 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Sri Lanka*, <<http://www.statistics.gov.lk/Abstract2004/Population/tabc0210.PDF>>.

^{註◎} 根據1881年（首次普查統計）、1953年（獨立初期）、1981年（內戰爆發）、2001年（最近一次普查），該國「佛教徒」與「印度教徒」之間人口總數分別為（單位：千）：1,698.1/593.6、5,209.4/1,610.5、10,288.3/2,297.8、12,936.9/1,330.6（未調查大部分泰米爾地區），參見Population by Religion, Census Years, *The 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Sri Lanka*, <<http://www.statistics.gov.lk/Abstract2004/Population/tabc0214.PDF>>.

tation），唯「立法議會」屬諮詢性機構，行政權與立法權仍由總督掌握；^⑪ 1911 年開始，本地精通英語人士可以「選出」一位議員，此時整個「立法議會」還是由佔多數的官方成員和總督任命的非官方成員所主導；1915 年穆斯林與佛教徒發生暴亂之後，由於英國殖民政府的強力鎮壓，使得許多僧伽羅人士將注意力轉向制度層面的改革。1917 年「錫蘭改革聯盟」（Ceylon Reform League）成立之後，一直到 1919 年轉型成「錫蘭民族議會」（Ceylon National Congress），^⑫ 僧伽羅不斷訴求英國殖民政府在制度層面上作出讓步，同時要求增加僧伽羅「社群代表制」席次，或是以區域和人口比例綜合計算應選席次的「區域代表制」（territorial representation）全面取代「社群代表制」。^⑬ 在此訴求之下，面臨強大壓力的不只有英國殖民政府，還包括恐懼「區域代表制」將帶來「多數暴力」的泰米爾；事實上，原先加入並支持「錫蘭民族議會」的泰米爾人士後來也全數退出抵制。^⑭

除了英國殖民政府從 1921 年起大幅開放議員民選席次（民選席次過半）之外，最大的制度層面讓步，便是接受杜諾荷摩爾（Earl Donoughmore）爵士所設計的憲政藍圖，並決定於 1931 年起施行「杜諾荷摩爾憲法」（Donoughmore Constitution），賦予年滿 21 歲男女普遍公民權（打破先前嚴格的教育和財產資格限制，唯候選人仍須識得英語），新設同時掌握部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國家議會」（State Council）取代「立法議會」（對外事務則仍由英國殖民政府負責），由各個「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s）主席和三位英國官方代表組成「部長會議」（Board of Ministers）處理內政；^⑮ 然而，全面採取「區域代表制」的結果，卻造成 1936 年「國家議會」首次出現僧伽羅壟斷「執行委員會」所有職位的情況。^⑯ 對於許多僧伽羅來說，這毋寧是「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的大勝利，有利形成「共識」逼迫英國殖民政府讓步；但是，對於許多泰米爾來說，這其實是長期夢魘的成真。

此時期「國家議會」激化族群問題最重要的作為，莫過於通過一系列赤裸裸企圖打壓「印度泰米爾」（Indian Tamil）的法案。這裡必須加以說明的是，一般通常所謂的「泰米爾」係指「斯里蘭卡（錫蘭）泰米爾」（Sri Lanka Tamil）所言（包括上文所提到的「泰米爾」），她們不僅是本島第二大族群，也是主要衝突於僧伽羅的族群；但是，這一群「印度泰米爾」卻是英國殖民政府在 1830 年代引進本島中部高地從

註^⑪ W. Howard Wriggins,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82.

註^⑫ W. Howard Wriggins,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 83.

註^⑬ A. Jeyaratnam Wilson, "Race, Religion, Language and Caste in the Sub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in Michael Roberts, ed., *Collective Identities, Nationalism and Protest in Modern Sri Lanka* (Colombo: Marga Institute, 1979), pp. 462~473.

註^⑭ Charles Jeffries, *Ceylon: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York: Praeger, 1963), pp. 37~39.

註^⑮ Jane Russell, *Communal Politics Under the Donoughmore Constitution, 1931-1947*, pp. 13~35.

註^⑯ K. M. De Silva, *History of Sri Lanka*, pp. 436~437; A. Jeyaratnam Wilson, *The Break-up of Sri Lanka: The Sinhalese-Tamil Conflic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 16.

事經濟作物種植的新移民，同時也是中部高地僧伽羅農民的主要競爭者。從1936年起，「國家議會」便剝奪「印度泰米爾」在相關發展區域計畫中的權利，^⑦繼而於1939年禁止「印度泰米爾」擔任部分政府公職；面對與日俱增的威脅，「斯里蘭卡泰米爾」一方面努力劃清界限，一方面則強烈要求負責獨立新憲法起草工作的「蘇伯里委員會」（Soulbury Commission），必須明文保障少數族群的權益；^⑧不過，無論是「國家議會」或獨立後的國會，斯里蘭卡少數族群的問題，始終未能在僧伽羅壟斷的體制內獲得圓滿的解決。

此外，必須要加以說明的是，除了上述政治體制之外，英國殖民統治建立的殖民經濟型態，也是另一個理解獨立後期族群問題的重要面向。稻米是本島傳統糧食作物，英國殖民政府則先後於本島大量種植蔗糖、橡膠、茶葉與咖啡等經濟作物。從南印度引入大量工資低廉的「印度泰米爾」勞工，以及鐵公路運輸網和沿岸港口的開發，也是殖民經濟型態之下的產物；另一方面，為了舒緩「乾區」與「濕區」各自所面臨的高密度人口壓力，同時提高全國土地利用率並增加糧食生產，從1930年代起，「國家議會」便開始推行一系列「農民拓植計畫」（Peasant Colonization Schemes），計畫性開放過去保留給英國王室的土地，以及其他尚未充分開發的廣大非城市區域，配合各地河流域的發展計畫，挑選農民配予土地從事農耕和建築居所，並由當時「土地發展部」（Land Development）負責提供生產工具；^⑨但是，此時已有許多泰米爾認為這項計畫明顯偏袒僧伽羅，泰米爾農民不僅很難被挑選配予土地，大部分的拓植計畫也都明顯集中在北部「乾區」，讓南方「濕區」僧伽羅農民北移，此舉雖然舒緩「濕區」高密度人口壓力問題，但卻未能同時舒緩「乾區」本身的高密度人口問題（尤其是北部「雅夫納」半島和東部「巴提卡洛亞」周圍）。^⑩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拓植計畫」沒有因為殖民時期結束而告終，反而成為獨立後期平衡區域發展方針之下延續的政策；然而，獨立後期由僧伽羅多數掌握的政府與國會，不僅延續「農民拓植計畫」偏袒僧伽羅多數的政策思維，同時，藉此作為政治

註⑦ A. Jeyaratnam Wilson, "Race, Religion, Language, and Caste in the Sub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pp. 462~473; W. Howard Wriggins,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p. 212~228.

註⑧ 著名的泰米爾政治領袖波那巴倫（G. G. Ponnambalam）與「全錫蘭坦米爾議會」（All-Ceylon Tamil Congress）甚至提出「半數國會席次保障」的訴求，詳參A. Jeyaratnam Wilson, *The Break-up of Sri Lanka: The Sinhalese-Tamil Conflict*, p. 17; S. S. Misra, *Ethnic Conflict and Security Crisis in Sri Lanka* (New Delhi: Kalinga Publications, 1995), p. 42; Sinappah Arasaratnam, "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and the Tamils," pp. 500~519.

註⑨ Nadarajah Shanmugaratnam, "Some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Peasant Resettlement in the Dry Zone of Sri Lanka, 1930 to the Present," in Charles Abeysekera, ed., *Capital and Peasant Production: Studies in the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f Agrarian Structure in Sri Lanka* (Colombo: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of Sri Lanka, 1985), pp. 63~81.

註⑩ Bertram H. Farmer, *Pioneer Peasant Colonization in Ceyl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70~83; K. Kularatnam, *Ceylon: Its Geography, Its Resources and Its People* (Madras: Macmillan, 1951).

競爭的重要議題，透過更多一系列類似區域發展計畫，壓縮「乾區」泰米爾生存條件和區域競爭力，進而促使其透過「傳統泰米爾故鄉」訴求，主張「乾區」作為保衛泰米爾生存的基本範圍；事實上，僧伽羅「乾區」大量移民的問題，在獨立後期也成為引爆泰米爾激進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

最後一點，本文認為，僧伽羅普羅大眾社會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泰米爾優勢」神話，也是在前述殖民政經社會發展背景之外，一個論者絕對不能忽略的族群問題激化因素之一，特別是「泰米爾優勢」神話在獨立後期成為「僧伽羅多數」建構「歧視性政策」正當性基礎的重要論述資源。嚴格來說，「泰米爾優勢」神話雖然可以說完全是英國殖民時期的產物，從未見於先前荷蘭殖民時期或殖民前期，但卻仍然不能忽視前述「佛教編年史神話」、「泰米爾威脅論」和「佛教復興運動」對於形塑泰米爾「刻板印象」產生的添附作用。

許多僧伽羅相信，「泰米爾少數」受惠於英國殖民統治，分享不平等的經濟和教育資源，精通英語並壟斷殖民政府公職，大量移民「濕區」壟斷各種商販、行會和技術性職業，不僅強奪僧伽羅居民生計，也沒有回饋當地居民（退休之後通常返回「乾區」）。^①有時候，這種「泰米爾優勢」神話還包括著各種消極性、負面性和詆毀性的「刻板印象」；但嚴格來說，「泰米爾優勢」神話反映了一部分當時兩大族群的基本社會生活處境，「泰米爾少數」確實因為英語優勢，而在許多領域中取得機會優勢；但是，這種結果並非導因英國殖民政府的制度偏袒，或是其對於族群關係的刻意挑撥；相反的，這種結果毋寧導因兩大族群長期謀生模式的差異。申言之，由於泰米爾長期居於缺乏農業發展條件的「乾區」，造成絕大部分泰米爾無法透過農業謀生（不同於「濕區」），這種謀生環境壓力也驅使許多泰米爾必須透過習得特定職業技能謀生（例如：擔任木匠、鐵匠或鞋匠），或是遷徙到南方「濕區」與國外謀職（由於沒有田產，故非從事農耕）。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英語」則成為缺乏地利、重視家庭教育的泰米爾們另一項努力追求的謀生技能；^②唯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殖民政府並未偏袒熟習英語的泰米爾菁英，同樣熟習英語的僧伽羅菁英也可以擔任公職。因此，「泰米爾優勢」神話背後控訴的意義，其實根本不是擔心英國殖民政府採取「偏袒性」的族群政策，而是體現出「僧伽羅多數」與「泰米爾少數」對於資源分配的根本性矛盾，這種矛盾也成為獨立後期「歧視性政策」爭論的焦點。

綜合觀察上述各方面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長達一百三十餘年的英國殖民統治對於斯里蘭卡最大的影響，就是透過系統性地文化價值灌輸（例如：語言、基督宗教、科學思潮、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政經體制建立（例如：英國議會式民主政治、經濟作物生產）和推行殖民政策（例如：人口普查、分治族群政策），引導一個原本屬於

^{註①} Robert I. Rotberg, “Sri Lanka’s Civil War: From Mayhem toward Diplomatic Resolution,” in Robert I. Rotberg, ed., *Creating Peace in Sri Lanka: Civil War and Reconciliation* (Cambridge, M. A.: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9), p. 5.

^{註②} W. Howard Wriggins,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p. 234~235.

傳統佛教的社會，開始接受「現代性」（modernity）洗禮，並開始讓斯里蘭卡朝著西方式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發展軌道前進；然而，在這個強力作用的過程背後，潛藏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可能矛盾，卻成為獨立之後各領域產生「去殖民化」現象的重要驅動力量，而僧伽羅與泰米爾兩大族群之間在殖民時期的互動經驗，也成為進一步阻礙獨立後期兩大族群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事實上，本文認為，經歷上述殖民前期與殖民時期發展的斯里蘭卡族群問題，並沒有伴隨1948年殖民統治告終而銷聲匿跡；相反的，斯里蘭卡族群問題不僅仍須面對諸多獨立前期的遺產和格局，也必須面對獨立後期嶄新的發展脈絡與挑戰。因此，本文以下的部分，將進一步論析獨立後期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特殊發展，如何激化兩大族群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

叁、獨立初期兩大族群關係發展的基本背景與爭議：政黨競爭、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與官方語言爭議

1948年斯里蘭卡獨立之後，新憲法仿效英國議會體制，分設上、下兩議院取代殖民時期的「國家議會」；雖然繼續保留代表英國國王的「總督」職位（由總理建議英國國王任命），但幾乎沒有任何實質影響力。直到1978年新憲法採取偏重總統權力的制度設計之前，「國會」都是國家政治權力運作和政黨競逐的主要戰場；1947年首屆國會大選，由塞那納耶克（D. S. Senanayake）於1946年創建的「聯合民族黨」（United National Party）勝選，並由塞那納耶克出任獨立之後第一任總理。在這一次選舉過程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無論中間偏右的「聯合民族黨」或是「錫蘭平等社會黨」（Lanka Sama Samaja Party）與「錫蘭共產黨」（Ceylon Communist Party）這類左派政黨，此時毋寧都是運用「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作為群眾動員的基礎，^⑬藉由「上座部」佛教傳統概念和象徵打造本島特殊的「反殖」與「反

註⑬ 「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也被論者簡稱「佛教民族主義」（Buddhist nationalism）或「僧伽羅民族主義」（Sinhala nationalism）。當代「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結合族群、宗教與政治元素的意識形態，承襲殖民時期「佛教復興運動」對於西方「政教分離」世俗主義之批判，重新詮釋佛教與政治之間的分際，企圖打造一個能夠充分體現佛教理想境界的斯里蘭卡，而其也成為一種極具社會動員力量的旗幟。在分析兩位最著名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理論巨擘佛僧潘納西哈（M. Pannasiha）與葛納納西哈（H. Gnanasiha）的觀點之後，坎培爾（S. Kemper）也進一步指出，在斯里蘭卡「上座部」佛教的傳統「政教關係」之下，產生了一種截然區隔於西方世俗性民族主義觀念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透過不斷斷懷一個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光榮過往，提出一個在未來重新打造佛教國度的理想藍圖，讓斯里蘭卡佛教徒能夠在本島實現一種「佛教的生活方式」（Buddhist way of life）。在這個基礎之上，「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不僅強調佛僧對於政治的參與、重視佛教傳統文化與僧伽羅語言，也更強調「團結」、「統一」的重要性，因為她們相信唯有佛法普照全島之時，佛教的光榮過往才能真正得到復振（而這也始終是反對泰米爾分離最重要的理論基礎），詳參 Steven Kemper,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hronicl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Sinhala Life*, pp. 194~226。

帝」論述。^④

許多「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期待，斯里蘭卡在獨立之後，能夠積極復興往昔佛僧、僧團、佛教傳統三者在本島公共事務運作上的顯著地位；不過，甫獲執政地位的「聯合民族黨」，雖然運用「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作為選舉訴求，可是在塞那納耶克這些西化菁英眼中，「世俗主義」政體似乎才是斯里蘭卡邁向「現代國家」並且建構「斯里蘭卡民族主義」(Sri Lanka nationalism)的前提，^⑤進而透過議會途徑調和境內族群問題；^⑥然而，「聯合民族黨」的「世俗主義」路線不僅開始引起僧伽羅大眾的反感，也受到許多僧伽羅政治菁英以及激進佛教團體的強烈反對。此時，原先領導「僧伽羅大齋會」支持「聯合民族黨」立場的班德拉奈克，由於不滿塞那納耶克屬意由其兒子 D·塞那納耶克 (D. Senanayake) 接班，同時充分體認上述僧伽羅菁英社會的不滿氣氛，便決定辭去「聯合民族黨」內閣部長職務，並於 1951 年建立「斯里蘭卡自由黨」(Sri Lanka Freedom Party)，吸納不滿「聯合民族黨」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份子，主打僧伽羅佛教文化相關議題。^⑦唯由於草創初期缺乏類似「聯合民族黨」的廣布基層政黨組織，加上首任塞那納耶克於選前三個月逝世的同情因素，「斯里蘭卡自由黨」在 1952 年首次參與的國會大選中，雖然還是難以撼動「聯合民族黨」的執政地位，但卻已經躍身成為斯里蘭卡第二大政黨（取得九席，追平先前國會第二大政黨「蘭卡平等社會黨」）。^⑧

面對「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針對「世俗主義」的攻訐，以及後來班德拉奈克

註④ 各大政黨甚至於競選期間爭相邀約「政治佛僧」上台助講，詳參 Stanley J. Tambiah, *Buddhism Betrayed: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Sri Lanka*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2), p. 19.

註⑤ 這裡的情況非常類似印度獨立前後的發展，尤其是在「印度國大黨」(Indian Congress Party)、「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與「印度民族主義」(India nationalism)三者間的關係。印度西化菁英嚮往「印度民族主義」，希望模仿西方族國建立的過程，建立「世俗主義」政體，跨越境內分歧的各個宗教社群，打造一種共同的族國意識與文化，這類西化菁英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然而，這種西化菁英的族國夢卻無法有效喚起民眾的認同，真正運用傳統印度教概念和象徵激起反殖力量的其實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企圖復振往昔光榮的印度教傳統與社會，「世俗國家」或「現代國家」並非其致力追求的目標，這類宗教民族主義訴求的代表性人物則是甘地 (Mahatma Gandhi)；但是，這種運用特定族群文化的政治訴求卻容易帶給少數族群威脅感；儘管，甘地是偉大的精神導師（後來甚至退出政黨活動），甘地的群衆運動也大大助益尼赫魯的議會抗爭，可是在許多西化菁英眼中，甘地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不僅缺乏清晰可行的政治藍圖，也不符合「現代國家」標準，無法作為獨立後期政治運作的準據。因此，由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雖然在獨立之後掌握政權，卻透過國家力量強力推行「印度民族主義」，壓抑「印度教民族主義」；不過，「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尼赫魯去世之後，始終在印度政壇上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 1980 年代宗教社群衝突問題加劇之後；關於這個議題的進一步討論，請參見 Yogendra K. Malik and V. B. Singh, *Hindu Nationalists in India*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p. 3~22.

註⑥ K. M. De Silva, *History of Sri Lanka*, pp. 496~503.

註⑦ 關於「僧伽羅大齋會」與「斯里蘭卡自由黨」在斯里蘭卡政壇中的角色，詳參 James Manor,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ri Lanka,”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7, No. 1 (1979), pp. 21~46.

註⑧ K. M. De Silva, *History of Sri Lanka*, p. 498.

所帶來的政治挑戰。「聯合民族黨」則企圖透過強化「國家議會」時期針對中部高地「印度泰米爾」移民勞工的歧視態度，藉此轉移僧伽羅大眾的注意力，強化僧伽羅國會多數的優勢，^⑨進而削弱「蘭卡平等社會黨」和「錫蘭共產黨」等左派政黨在當地的影響力。^⑩「聯合民族黨」透過國會多數的強力運作，不顧部分「斯里蘭卡泰米爾」的反對意見，陸續通過三項剝奪「印度泰米爾」公民權利的法案：1948年的「錫蘭公民權法案」(The Ceylon Citizenship Act No. 18)、1949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居民(公民)法案」(The India-Pakistan Residents (Citizenship) Act No. 3)與1949年的「錫蘭國會選舉修正案」(The Ceylo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Act No. 48)；三項法案不僅大幅剝奪「印度泰米爾」的公民權利(尤其是投票權)，同時也嚴格限制未來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入籍的可能性；斯里蘭卡也進一步計畫協調印度當局，全數遣返因三項法案淪為無國籍的「印度泰米爾」。^⑪很明顯地，「聯合民族黨」表面上雖然不願對「世俗主義」原則讓步，卻轉而透過上述背離憲法「平等權」保障精神的三項法案，極力爭取本島為數衆多的僧伽羅農民支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聯合民族黨」雖然成功運用「印度泰米爾」議題，移轉「世俗主義」攻訐，贏得1952年國會選舉，但是，獨立之後進退無度的經濟發展政策，以及不斷膨脹的社會福利制度，卻很快地讓「聯合民族黨」開始面臨嚴酷的考驗。經濟論者諷刺，斯里蘭卡知識份子在獨立後期，雖然不斷質疑各種殖民時期遺產，卻從未試圖挑戰延續英國殖民時期的殖民經濟基本結構，從而繼續依賴種植經濟作物的路線，不積極改善農業耕種技術，也不重視製造與工業部門的開發；^⑫然而，種植經濟作物短暫的榮景迅速告終，「聯合民族黨」很快便感受到來自經濟發展停滯和衰退的壓力。^⑬

另一方面，「聯合民族黨」從1947年國會大選以來，便致力於訴求推動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⑭這套「社會福利」制度包含範圍非常廣泛，從免費醫療健康體系、免費義務教育(包括：免費飲食、書籍和制服)、能源(例如：石油)與大眾運

註⑨ A. Jeyaratnam Wilson, *Politics in Sri Lanka, 1947-1979*, pp. 22~23.

註⑩ K. M. De Silva, *Managing Ethnic Tensions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Sri Lanka, 1880-1985*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pp. 153~157.

註⑪ W. Howard Wriggins,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p. 224~226; Rachel Kurian et al., "Plantation Politics," *Race and Class*, Vol. 26, No. 1 (1984), pp. 83~95.

註⑫ Nadarajah Shanmugaratnam, "Some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Peasant Resettlement in the Dry Zone of Sri Lanka, 1930 to the Present," p. 65; N. Balakrishnan,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ince Independence," in K. M. De Silva, ed., *Sri Lanka: A Survey* (London: C. Hurst, 1977), pp. 192~212.

註⑬ David E. Sahn and Neville Edirisinghe, "The Politics of Food Policy in Sri Lanka: From Basic Human Needs to Increased Market Orientation," in P. P. Andersen,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and Nutrition Poli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6; A. Jeyaratnam Wilson, *Politics in Sri Lanka, 1947-1979*, p. 118.

註⑭ P. Athukorala and S. Jayasuriya,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risis, and Growth in Sri Lanka, 1969-199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4).

輸補貼，到免費糧食與民生物資補貼（包括：稻米、麵粉和日常用品）；^⑤事實上，從1950年代開始，這套「社會福利」制度的規模便持續膨脹，幾乎無視本國整體財政與經濟能力能否負荷。許多經濟論者都指出，由於害怕得罪已經慣於享受這套「社會福利」制度的選民，在後期兩黨對決日趨激烈的情況之下（尤其是1952年之後），斯里蘭卡政壇已經形同一種「稻米政治」（rice politics），兩大政黨競相「喊價」與「加碼」各式各樣的福利和補貼，沒有一個政黨願意逆向操作；^⑥最明顯的一個例證便是，1953年總理D·塞那納耶克曾經企圖削減「稻米補貼」因應當時日益沈重的財政負擔，最後卻反而導致「大罷工」（hartal），並迫使D·塞那納耶克黯然辭職下台，同時促使繼任總理寇特拉瓦拉（J. Kotewala）在這個議題上讓步。

儘管，這個讓步動作協助「聯合民族黨」暫時渡過執政危機，但卻沒有解決任何根本性問題，同時更預示「社會福利」政策勢將成為各大政黨「政治操作」的重要議題；不可諱言，廣泛的「社會福利」政策，使得斯里蘭卡在「社會條件」（social condition）指標與「人類發展水平」（human development level）成就表現方面，始終在「低度開發國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中名列前茅。^⑦當然，在出生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之下，「社會福利」政策改善嬰兒與疾病死亡率的結果，便是帶來迅速膨脹的人口（根據該國在1953年與1963年的普查統計，人口「年均成長率」分別為2.8%與2.6%；此外，根據斯里蘭卡中央銀行針對1950年代與1960年代的人口「年均成長率」統計，則分別為3.3%與2.8%）；^⑧唯由於整個人口結構偏重青年人口，這些青年人口的教育、職業和「社會晉升」（upward social mobility）需求，不僅成為日後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同時也進一步增加「社會福利」政策在教育和失業方面的支出。

1953年D·塞那納耶克辭職之後，獨立之後「聯合民族黨」一黨獨大的領導地位根基便逐漸動搖。除了飽受在野陣營批評「社會福利」政策立場猶疑不定之外，圍繞前述「世俗主義」問題的相關爭議也持續發酵，特別是在「斯里蘭卡自由黨」推波助瀾之下，一系列復興佛教傳統文化的訴求，逐漸產生「語言」轉向，促使「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延伸出一種「語言民族主義」的特殊面向，成為左右1956年國會大選結局的主要因素。

註⑤ Paul Isenman, "Basic Needs: The Case of Sri Lanka," pp 237~258.

註⑥ 關於兩大政黨競相加碼「社會福利」制度的討論，請參見 Patricia J. Alailima, "Social Policy in Sri Lanka," in W. D. Lakshman, ed.,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Change in Sri Lanka* (Colombo: Sri Lanka Association of Economists, 1997), pp. 127~170.

註⑦ Partha Dasgupta and Martin Weale, "On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World Development*, Vol. 20, No. 1 (1992), pp. 119~131; A. Sen, "Sri Lanka's Achievements: How and When," in T. N. Srinivasan and P. K. Bardhan, eds., *Rural Poverty in South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53~554.

註⑧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2001, *The 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Sri Lanka*, <<http://www.statistics.gov.lk/population/tables.pdf>>;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Annual Report 2000* (Colombo: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2000).

事實上，早在「國家議會」時期，「官方語言」問題便曾經浮上檯面；然而，當時主要的意見觀點，仍然依循兩大族群所共同推動的「本地語運動」的精神，希望將「僧伽羅語」和「泰米爾語」並列為官方語言，取代「英語」成為本島的共同官方語言；儘管，「泰米爾語」在本島雖然屬於少數族群語言（本島穆斯林摩爾人也說泰米爾語），可是許多僧伽羅受到「少數情節」和「泰米爾威脅論」影響，卻恐懼印度南方廣大泰米爾語民衆，將聯合本島泰米爾語民衆，威脅本島僧伽羅的語言和文化地位。這種態度的最佳代表，莫過於 1943 年賈雅瓦登納（J. R. Jayewardene）在「國家議會」中所提出的「僧伽羅語唯一計畫」（Sinhala Only Proposal）。賈雅瓦登納連同其他議員，透過該提案主張僧伽羅語不僅應該成為錫蘭官方語言，同時也應該成為「國家議會」與各級學校授課指定語言，以及作為公立學校的必修課目（泰米爾語限用泰米爾語區）；^⑨不過，這類激進觀點並未能在彼時佔據主流地位。企圖跨越族群藩籬，打造國族共同文化的許多西化菁英，反而希望透過保留英語簡化本島族群關係。

延續這種「官方語言」基本立場的「聯合民族黨」，在獨立初期亦未受到太多質疑和挑戰，一直到 1952 年國會大選之後，情況才逐漸出現明顯改觀。「聯合民族黨」不僅始終堅持「本地語運動」立場，總理寇特拉瓦拉也曾於 1953 年到 1954 年間，多次造訪泰米爾地區，表達支持「本地語運動」的立場，保證 1958 年將開辦本地（雙）語公職考試（並於 1962 年停辦英語考試）。相較之下，由於「錫蘭共產黨」與「蘭卡平等社會黨」皆支持「本地語運動」的基本立場，這也使得「斯里蘭卡自由黨」在「官方語言」議題上，能夠取得區隔於其他僧伽羅各大政黨的有利地位；進而在 1956 年國會大選中，透過制訂「僧伽羅語唯一法案」（Sinhala Only Act）的清晰訴求（班德拉奈克誓言「組成新政府後二十四小時之內立即通過該項法案」），^⑩痛擊傳統各大政黨（尤其是「聯合民族黨」）。1956 年國會大選，不僅開啟該國兩黨制競爭格局，也成為日後族群政治發展的分水嶺。

正如知名歷史學家席瓦（K. M. De Silva）所言，此一時期不僅是「語言民族主義的勝利」（the triumph of linguistic nationalism），同時也是一個本島政治爭議交雜傳統文化元素與現實政經利益的典型例證；^⑪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雖然曾經出現賈雅瓦登納的「僧伽羅語唯一計畫」以及「本地語運動」，但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整體而言，「語言」問題（尤其是「僧伽羅語」地位問題）並未成為反殖運動的焦點。「佛教」毋寧比「僧伽羅語」更政治動員力量；可是在 1952 年之後，「語言」問題為什麼反而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

論者首先指出，雖然英國殖民統治建立英語教育體系，並將英語提升為官方語言，使英語成為當時「社會晉升」的重要媒介，可是英國殖民統治者其實並未強烈壓抑本

註⑨ Neil De Votta,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stitutional Decay and Ethnic Conflict in Sri Lanka*, pp. 48~52.

註⑩ Howard W. Wriggins,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p. 326~369.

註⑪ K. M. De Silva, *History of Sri Lanka*, pp. 512~524.

地語言（例如：許多官方刊物同時透過英語和本地語發佈），而傳教團體也並未詆毀本地語言；相反的，基於傳教工作需要，傳教團體反而積極學習本地語言，同時發行本地語言刊物；^⑫相較於此，英國殖民統治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公共事務領域中，卻不斷企圖削弱「佛教」信仰和僧團的公共影響力，^⑬這也益發促使「保護佛教傳統」成為一個顯著的論題。

次而，論者同時指出，由於「宗教」與「種姓」（caste）仍舊是本島「社會分歧」（social divisions）主要劃分基礎，「改宗」基督宗教而受惠殖民統治者，也絕大部分屬於低階種姓中的少數。因此，運用「宗教」作為反殖訴求、號召群衆，一方面能夠橫跨「社會分歧」的鴻溝（聯合各個種姓「佛教徒」對抗「基督徒」）；另一方面也不會破壞既有種姓結構（敵視改宗低階種姓相適應於種姓結構基本階序屬性）。除此之外，由於兩大族群內部真正能夠接受英語教育並擔任公職者，仍然限於金字塔頂端少數，^⑭絕大部分中下階級或中低種姓民衆，僅能接受本地語初級教育機構（當時中高級本地語教育機構多屬英語教育）所提供的基本識字訓練，然後回到傳統職業領域。^⑮在這種情況之下，「語言」和「社會晉升」只是少數本地語菁英關注的議題，真正具有群衆渲染力的議題，仍然是通過符號形象傳達意象徵的「宗教」。

獨立前期，「語言」問題雖未受凸顯，可是從1950年之後，這種情況卻開始出現轉變，一系列攻訐「世俗主義」基礎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運動，開始緊密連結「佛教」、「僧伽羅語」和「雅利安僧伽羅」三項元素。^⑯「僧伽羅語」提升與否的問題，甚至等同於「復興佛教」和「保衛僧伽羅生存」的前提；值得一提的是，「宗教」和「語言」的關係，在佛教世界的特殊脈絡之中，始終不存在一個簡單對應關係。不同於安德森（B. Anderson）這類國族主義者的理論觀點，佛教世界並沒有類似基督教世界的拉丁文、或是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文，可以作為一種宗教社群自我想像所圍繞的神聖語言；相反的，佛陀（Buddha）自己不僅曾經鼓勵佛僧透過各種語言（方言）弘揚佛法，同時也強調不應該侷限單一經典語言。^⑰

由是可知，「保護佛教」其實並不能等同「保護僧伽羅語」；然而，1950年代開始，一系列「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運動和組織，卻逐漸在其論述中模糊二者之間的份際，不斷重現「泰米爾威脅論」基調，強調印度教（泰米爾）文化將會侵蝕僧伽羅傳統文化。^⑱像是1954年佛僧馬哈（Kirulapanē Vimala Mahā）所成立的文化組織

註^⑫ A. Thēva Rajan, *Tamil as Official Languag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p. 20~21.

註^⑬ Walpola Rāhula, *The Heritage of the Bhikkhu*, pp. 71~78.

註^⑭ Stanley J. Tambiah,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India and Ceylo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 No. 3 (1967), pp. 215~240.

註^⑮ Bruce Ryan, “Status, Achievement and Education in Ceylo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0, No. 4 (August/1961), pp. 463~476.

註^⑯ Stanley J. Tambiah,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pp. 69~70.

註^⑰ P. C. Huang, *Religious Order and Political Order: Essays on Indian Thoughts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Taipei, Taiwan: Laisbook, 2005), pp. 51~52.

註^⑲ Walpola Rāhula, *The Heritage of the Bhikkhu*, p. 132.

「僧伽羅民族大會」(Sinhala Jātika Sangamaya)，便透過全國各地佛教聖地遊行活動，號召大眾挽救瀕臨威脅的僧伽羅（佛教）文化，並試圖將「僧伽羅語」列為唯一的官方語言；此外，另一個極具影響力的佛教俗衆組織「全錫蘭佛教議會」(All Ceylon Buddhist Congress)，也提出同樣的「官方語言」訴求；唯由於「聯合民族黨」政府無視其訴求，該組織便於1954年自行成立著名的「佛教調查委員會」(Buddhist Committee of Inquiry)巡迴全國調查證據與聽取各方意見，旋即出版震撼全國各界的佛教的背叛(*The Betrayal of Buddhism*)調查報告。在這一份報告當中，評述者大肆抨擊獨立後期教育現況，指陳既有沿襲殖民格局的教育環境，不僅無法復興佛教和保護僧伽羅文化，甚至還是迫害和威脅佛教與僧伽羅文化的主要根源。這份報告也明確建議，除了全面「接收」和「公立化」由基督教團興辦的英語教育機構之外，一個徹底改善這種佛教弱勢處境的方法，就是立法明訂「僧伽羅語」為全國「唯一」的官方語言。^⑩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語言」問題爭議的湧現，不僅導因於一系列「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運動和組織的推波助瀾，彼時普遍存在於僧伽羅社會中間的不滿氣氛，毋寧也是另一個加速這個政治訴求發酵的主因。誠如「佛教調查委員會」對於彼時教育體制的批評，從英國殖民時期開始，本島便存在著兩種教育體系，一種是英語教育體系，一種是本地語教育體系，可是本地語學校雖然為數眾多，卻嚴重缺乏資源且多為初級教育，^⑪教學內容也以文科為主，無論是高等教育資源或是理科教學，仍僅限由各基督教派設立之各級英語學校，而英語學校的畢業生也幾乎壟斷所有公部門職位。^⑫在這個階段中，由於北部英語機構較多，加上泰米爾仰賴英語謀職，使得泰米爾英語程度普遍較高，能夠接受理科和醫學高等教育，從而取得「超過人口比例」的公部門職位；相較之下，透過衆多初等文科本地語教育體系的訓練（配合僧院結合教育功能的傳統），僧伽羅雖然擁有大量識字人口，但她們卻無法憑藉本地語接觸高等教育並晉升公職；^⑬然而在獨立之後，配合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聯合民族黨」政府雖然積極擴張本地語中等教育機構的設置，^⑭但礙於「英語」官方語言的地位，政府公職和高等教育機構仍多設置語言門檻，促使越來越多受過中等教育訓練，不滿足於回

註⑩ 佛教的背叛調查報告關於當時教育問題的相關內容評析，請參見Stanley J. Tambiah, *Buddhism Betrayed: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Sri Lanka*, pp. 30~41.

註⑪ Swarna Jayaweera,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K. M. De Silva, ed., *History of Ceyl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1948* (Peradeniya: University of Ceylon Press, 1973), pp. 461~475.

註⑫ Michael Roberts, "Elite Formation and Elites, 1832-1931," in K. M. De Silva, ed., *History of Ceyl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1948*, pp. 263~284.

註⑬ C. R. De Silva, "Sinhala-Tamil Ethnic Rivalry: The Background," in Robert B. Goldman and A. Jeyaratnam Wilson, eds., *From Independent to Statehood: Managing Ethnic Conflict in Five African and Asian Stat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p. 116.

註⑭ W. D. Lakshman, ed.,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Change in Sri Lanka*, p. 207.

鄉種田的宿命；而具有晉升白領職業渴望的本地語青年學生，對於社會晉升管道的阻礙也深感不滿。與此同時，由於公部門職位要求熟習英語，政府重農抑商政策下的少部分工廠職位也多要求理工背景，結果高階工作還是由西化菁英掌握。此外，不滿地位受歧視且薪資遠低於英語教師，本地語教師也起而抗爭；同樣受到歧視與西方科學醫療體制威脅的本地傳統醫生（ayurvedic physician），^⑯也開始運用自身在鄉間的名望，加入這股「僧伽羅語唯一」潮流當中，^⑰相繼成立的一系列組織：「語言陣線」（Bhasa Peramuna）、「男青年佛教徒協會」（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蘭卡本地教師協會」（Lanka Jatika Guru Sangamaya）以及「本地醫療從業人員協會」（Ayurveda Sangamaya），成為這些社會不滿情緒進一步在未來匯集和動員的主要平台。^⑱

整體而言，對於這個時期僧伽羅社會中的不滿氣氛，曾任可倫坡大學副校長的詹寧（I. Jenning）有一段非常傳神的描繪：「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和佛教傾向。語言政策上反對英語；宗教上反對基督宗教；外交上反對西方；經濟政策上反對資本主義；社會上反對可倫坡，因為那裡由西化菁英把持著……不喜歡可倫坡大學在當地製造的洋派氣氛，這不是一種政治運動，但卻極具政治重要性，尤其是獲得佛僧、僧伽羅本地語教師和學生、以及在鄉間素富名望的本地醫生大力支持。」^⑲

在「僧伽羅語唯一」訴求爭議的背後，不僅關乎佛教文化保護，同時也牽涉複雜職業競爭。^⑳ 1952年國會大選之後，班德拉奈克與他領導的「斯里蘭卡自由黨」，也轉而積極訴求「僧伽羅語唯一」，拉攏和吸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領袖和組織的奧援，儼然成為政黨在這個議題的代言人（諷刺的是，班德拉奈克早在「國家議會」時期，還曾經公開反對賈雅瓦登納的「僧伽羅語唯一計畫」，而如今卻矢志通過「僧伽羅語唯一」法案）。與此同時，「斯里蘭卡自由黨」也大肆批評「聯合民族黨」在社會福利政策上的搖擺不定，並主張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給付的項目與範圍。^㉑

1955年11月，「斯里蘭卡自由黨」聯合古納瓦登納（P. Gunawardene）領導的

註^⑯ 本文將 ayurvedic physician 翻譯成「本地傳統醫生」，這些醫生運用「阿輪吠陀」（Ayurvedic）（取自印度教經典吠陀中的基本原理）傳統印度醫學，從事各式各樣醫療行為，迄今仍然盛行於南亞鄉村地區。

註^⑰ 關於本地語教師、學生和本地執業醫生支持「僧伽羅語唯一」政策的進一步背景說明，參見 W. Howard Wriggins,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p. 337~342.

註^㉑ James Manor, *The Expedient Utopian: Bandaranaike and Ceyl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31.

註^㉒ Ivor Jennings, "Politics in Ceylon since 1952," *Pacific Affairs*, Vol. 27, No. 4 (December/1954), p. 344.

註^㉓ Robert N. Kearney, *Communalism and Language in the Politics of Ceylon*, p. 137; Donald E. Smith,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Myth of Reconquest," in T. Fernando and Robert N. Kearney, eds., *Modern Sri Lanka: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Syracuse: 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 1979), p. 90.

註^㉔ W. Howard Wriggins,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p. 348~350.

「革命蘭卡平等社會黨」(Viplavakari Lanka Sama Samaja Party)、達哈納科(W. Dahanayke)領導的「語言陣線」和艾瑞雅古里(I. M. R. A. Iriyagolle)領導的無黨籍議員，共同組成「人民聯合陣線」(Mahajana Eksath Peramuna)，參與次年國會大選；^⑧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人民聯合陣線」在競選期間，得到許多民間「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組織的協助，也間接彌補「斯里蘭卡自由黨」缺乏基層組織的弱點。除了前述各個重要組織之外，像是首先於公務員系統之內組織佛教運動的戴爾斯(N. Q. Dias)，也積極透過結盟、合作，在全國各地建立大量佛教社團基層組織「僧團會」(Sangha Sabha)，並在可倫坡設立「斯里蘭卡僧團大齋會」(Sri Lanka Maha Sangha Sabha)，共同連結中央與地方的佛教運動力量。^⑨當然，最具關鍵影響力的組織，莫過於跨越僧團種姓扞格，成功聯合佛俗組織動員群衆的「聯合佛僧陣線」(Eksath Bhikkhu Peramuna)。該組織不僅透過示威、絕食和文宣攻勢，更挨家挨戶地為「斯里蘭卡自由黨」強力助選，而其最著名的口號便是：「投票給『聯合民族黨』就是投票給基督徒；投票給『人民聯合陣線』就是投票給佛教徒。」^⑩

1956年，時值「佛陀圓寂」(Buddha Jayanthi)與毘闐耶登陸本島二千五百年週年紀念，各地活躍的慶祝儀式與文藝活動，不僅再度強化斯里蘭卡乃是「僧伽羅之島」(Sihadipa)與「佛法之島」(Dhammdipa)的觀念，也帶動當時僧伽羅社會中支持「僧伽羅語唯一」的氣氛；排山倒海而來的輿論壓力，也促使「聯合民族黨」在大選前夕倒戈，背離總理寇特拉瓦拉一再向泰米爾宣示保證的語言政策立場，轉而支持「僧伽羅語唯一」，但卻已經無法逆轉選情。泰米爾也失去對於「聯合民族黨」的信賴，轉而支持尋求「聯邦制」(federation)解決語言問題的「聯邦黨」(Federal Party)；^⑪事實上，在僧伽羅社會反對西化菁英和英語的激進言論中，佔據多數公職和精通英語的泰米爾，也被經常劃歸為同一假想敵，流露出一種深刻的「泰米爾優勢」神話。^⑫許多泰米爾擔心，「僧伽羅語唯一」將壓縮泰米爾的社會地位，同時也會使

註^⑧ A. Jeyaratnam Wilson, *Politics in Sri Lanka, 1947-1979*, p. 128.

註^⑨ Stanley J. Tambiah, *Buddism Betrayed: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Sri Lanka*, p. 43.

註^⑩ Shelton U. Kodikara, "Communalism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Ceylon," *Modern Ceylon Studies*, Vol. 4, No. 3 (January/1970), p. 102.

註^⑪ Robert N. Kearney,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Michael Roberts, ed., *Collective Identities, Nationalism and Protest in Modern Sri Lanka* (Colombo: Marga Institute, 1979), pp. 448~452; 由契爾瓦納雅肯(S. J. V. Chelvanayagam)領導的「聯邦黨」在1956年國會大選成績出色（囊括十席，成為國會第三大政黨），成為北部泰米爾主要政黨，參見Calvin A. Woodward, *The Growth of a Party System in Ceylon* (Provi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44; A. Jeyaratnam Wilson, *Politics in Sri Lanka, 1947-1979*, pp. 156~159。「聯邦黨」主張泰米爾語和僧伽羅語應該具有「同等地位」(parity status)，經常發動市民不合作抗爭運動向政府施壓，尤其是在「僧伽羅語唯一」法案審議期間。

註^⑫ K. N. O. Dharmadasa, *Language, Religion and Ethnic Assertiveness: The Growth of Sinhalese 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p. 62~73.

得泰米爾文化遭受同化侵蝕。^⑥因此，泰米爾希望能夠爭取「合理使用」泰米爾語（reasonable use）地位（例如：在北部和東部傳統泰米爾語居民佔據多數的地區，可以合理允許使用泰米爾語，作為官方語言或教育語言），^⑦可是甫上台執政的「人民聯合陣線」，卻立即通過「官方語言法案」（Official Language Act, No. 33 of 1956），明訂「僧伽羅語」是全國唯一的官方語言，完全沒有提到「合理使用」問題。

「官方語言法案」的順利通過，讓僧伽羅大眾擺脫「英語殖民統治」，可是對於泰米爾大眾來說，另一種「僧伽羅語殖民統治」正準備登場。^⑧如同史瓦米（M. R. Narayan Swamy）精闢的形容，「官方語言法案」讓許多泰米爾頃刻之間，突然變成了「官方文盲」（official illiterates）。^⑨

在泰米爾大眾深感憤怒和失望的氣氛之下，「僧伽羅語唯一」法案審議期間，「聯邦黨」發動的國會抗爭活動，竟意外釀成延伸各地的族群衝突。^⑩這不僅是獨立後期的第一次族群衝突，距上一次 1915 年僧伽羅與穆斯林族群衝突事件，也已相隔四十年之久。

駭人的血腥仇殺，促使「人民聯合陣線」不得不試圖軟化語言政策的立場，緩和兩大族群急遽升高的緊張關係。「人民聯合陣線」班德拉奈克總理，在 1957 年決議與「聯邦黨」領袖契爾瓦納雅肯，共同簽訂「班德拉奈克與契爾瓦納雅肯協定」（Bandaranaike-Chelvanayakam Pact），承諾在不修正「官方語言法案」前提之下，允許泰米爾語合理使用於北部和東部；然而，由於挑釁事件不斷，^⑪再加上來自僧伽羅社會內部強烈的反對聲浪，最終，迫使上述協定在數百名佛僧包圍首相官邸施壓之下，提前於 1958 年破局。^⑫

1958 年稍晚，兩大族群混居地區，開始出現零星族群仇殺，後來更蔓延成為全國性的暴動。^⑬政府機構、佛教寺廟、泰米爾商店和住宅區，都遭受族群仇殺的波及，「肢體暴力」氣氛瀰漫全島。儘管一再錯失宣布良機，政府還是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

註^⑥ A. Thēva Rajan, *Tamil as Official Languag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p. 52~57.

註^⑦ Robert N. Kearney, "Language and the Rise of Tamil Separatism in Sri Lanka," *Asian Survey*, Vol. 18, No. 6 (June/1978), p. 528.

註^⑧ P. Athukorala and S. Jayasuriya,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risis, and Growth in Sri Lanka, 1969-1990*, p. 6.

註^⑨ M. R. Narayan Swamy, *Tigers of Lanka: From Boys to Guerrillas* (Delhi: Konark Publishers, 1994), p. 25.

註^⑩ Stanley J.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p. 82~94.

註^⑪ 例如，「聯邦黨」指控「全國運輸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 Board）刻意運送一批以僧伽羅文字登載牌照的新公共汽車到北部泰米爾地區，「聯邦黨」人士則塗污這些僧伽羅文字，南方的僧伽羅激進份子也回擊塗污泰米爾商店，詳參 W. Howard Wriggins,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 267.

註^⑫ James Manor, *The Expedient Utopian: Bandaranaike and Ceylon*, p. 286.

註^⑬ 暴動最為激烈的地區，則出現在兩大族群混居最為嚴重的東部省區，參見 James Manor, *The Expedient Utopian: Bandaranaike and Ceylon*, pp. 292~293.

態，實施強制新聞審檢與區域宵禁，禁止公開集會、遊行和罷工。同時，強制暫停「聯邦黨」和僧伽羅「人民解放陣線」（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激進「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團體）活動。為了緩和導因於「語言」爭議而出現的族群仇殺，「人民聯合陣線」又再度軟化立場，通過「泰米爾語言法案」（Tamil Language (Special Provisions) Act, No. 28 of 1958），承認泰米爾語在僧伽羅語之外，作為北部與東部的教學和官署用語，並允許泰米爾學生可以使用泰米爾語參加公職考試（可是也需要具備僧伽羅語能力）；^⑧然而，「泰米爾語言法案」最後也沒有落實，因為，1959年主張讓步的總理班德拉奈克，竟慘遭強烈反對讓步的激進佛僧暗殺身亡。

無論是否來自命運的反諷，憑藉「語言」議題登上權力頂峰的班德拉奈克，到頭來竟也葬身「語言」議題之下。班德拉奈克的崛起和遭到暗殺，反映出彼時各大僧伽羅政黨無法跳脫「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的宿命；事實上，1956年國會大選的過程與結果，便已經標誌著斯里蘭卡族群政治的來臨。此後，僧伽羅兩大政黨競相提出針對性的族群議題，幾乎完全放棄了爭取泰米爾選民的意圖。原先堅持「世俗主義」立場的「聯合民族黨」，從1956年選前「語言」政策倒戈之後，也開始運用更激烈的族群訴求，企圖取代「斯里蘭卡自由黨」在「僧伽羅佛教主義」論述上的發言位置。除了針對「社會福利」議題競相「喊價」之外，本島少數族群的議題，也淪為僧伽羅兩大政黨「族群競價」（ethnic outbidding）的炒作焦點。^⑨

從斯里蘭卡獨立初期發展歷程回顧中，我們不難發現，由於一方面不斷受到「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的強烈攻訐（批評政教分離無法體現佛教精神）與挑戰（將佛教認同和官方語言問題轉化重要政治訴求），一方面又陷入社會主義發展路線的迷思之中，使得承襲自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世俗政體，不僅無法透過宗教自由與多元的保障，作為消弭兩大族群既有分歧的中介或平台，反而讓族群之間的利益衝突成為政黨惡性競爭操弄的議題，不斷重創族群之間脆弱的信任關係，也逐漸破壞少數族群對於既有體制的信任；事實上，隨著經濟發展和財政赤字的日益惡化，僧伽羅兩大政黨「族群競價」的結果，導致兩大族群不僅沒有走上和解之途，反而在1960年代以降，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刺激之下，不斷加深彼此的積怨與仇恨；1970年代之後，兩大族群內部激進團體和暴力抗爭路線的崛起，也持續成為阻礙和解的重要力量，同時引爆許多族群暴亂衝突。事實上，1983年內戰爆發的關鍵因素，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這一段期間的重要發展。職是之故，本文在以下的部分，將進一步回顧「歧視性政策」的出現、內容和影響，並論析其與彼時族群政治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其如何刺激兩大族群內部激進勢力的崛起。

註⑧ Robert N. Kearney, *Communalism and Language in the Politics of Ceylon*, pp. 145~149.

註⑨ 僧伽羅和泰米爾內部兩大政黨競爭體系逐漸成形，也進一步加速「族群競價」關係的發展。關於「族群競價」的進一步理論說明，請參見Alvin Rabushka and Kenneth A. Shepsle,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Columbus: Charles E. Merrill, 1972);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349~360.

肆、族群政治與歧視性政策： 1960 年到 1977 年的族群關係發展

「僧伽羅支持僧伽羅政黨，泰米爾支持泰米爾政黨。」^⑤似乎已經成為 1956 年國會大選之後，難以跨越的族群政治鴻溝。「聯邦黨」或「泰米爾國大黨」這類泰米爾主要政黨，僅能在兩大政黨競爭中見縫插針，尋求可能的合作契機，可是因為始終強大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反對力量，任何的妥協方案往往無疾而終；與此同時，無論是「聯合民族黨」或「斯里蘭卡自由黨」，也經常必須面臨國會席次競爭所帶來的兩難。一方面，為了獲得國會穩定多數，在政黨合作與結盟的基礎之上，僧伽羅兩大政黨經常必須向泰米爾作出承諾或讓步；但在另一方面，卻又擔心此舉將招致對手政黨和僧伽羅社會內部強大的反彈聲浪，批評其背離「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的基本路線；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兩黨競爭格局的逐漸成形，加上「聯合民族黨」向「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靠攏，「斯里蘭卡自由黨」也不再成為「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唯一的選項。^⑥

從 1960 年國會大選開始，這種基本模式便不斷地重複上演。如前所述，1959 年「泰米爾語言法案」導致班德拉奈克遭到佛僧暗殺，連帶重挫「斯里蘭卡自由黨」在語言問題上的立場與氣勢（加上「人民聯合陣線」內部分裂），許多「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也非常不滿「斯里蘭卡自由黨」的軟化立場，轉而在 1960 年 3 月國會大選中，支持早已放棄「世俗主義」原則而同樣提出激進族群訴求的「聯合民族黨」；唯因為兩大政黨皆未能爭取其他政黨獲得國會穩定多數，錫蘭總督便決定於同年 7 月再行國會大選。由於「聯合民族黨」遭到質疑先前刻意籠絡「聯邦黨」共組聯合政府，加上「斯里蘭卡自由黨」在前總理遺孀班德拉奈克夫人（S. R. D. Bandaranaike）領導之下，矢志貫徹「官方語言法案」，在行政官署和教育領域中推行「僧伽羅化」（Sinhalaization）運動，使得「斯里蘭卡自由黨」最終得以在 7 月重選中再度勝選。

然而，激烈的政黨競爭和鮮明的族群訴求，再度讓本島族群緊張關係升高。1960 年國會大選結束之後，在「聯邦黨」的號召與鼓動之下，全國各地不約而同地出現泰米爾示威活動，最後甚至演變成流血暴力事件。1961 年 4 月，班德拉奈克夫人下令北部進入緊急狀態，派出軍警針對泰米爾抗爭活動進行強力鎮壓。^⑦緊急狀態持續兩年多之久；班德拉奈克夫人後來雖然釋出願意重新實行「泰米爾語言法案」善意，不過，「斯里蘭卡自由黨」在緊急狀態期間獨攬大權所積累的不滿聲浪，以及搖擺不定的語

註^⑤ Robert N. Kearney, *Communalism and Language in the Politics of Ceylon*, pp. 82~84.

註^⑥ Urimila Phadni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Sri Lanka*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76), pp. 194~196.

註^⑦ James Jupp, *Sri Lanka: Third World Democracy*, pp. 11~14; A. Jeyaratnam Wilson, *The Break-up of Sri Lanka: The Sinhalese-Tamil Conflict*, pp. 112~114.

言政策立場，使得「聯合民族黨」所率領的「民主陣線」（Democratic Force）得以在1965年國會大選期間，大肆批評該黨是「極權政黨」與國內秩序穩定真正的破壞者，從而擊敗執政的「斯里蘭卡自由黨」。

為了獲得國會穩定多數，「聯合民族黨」再度利用語言議題作為籌碼，尋求國會第三大政黨「聯邦黨」和「泰米爾國大黨」的支持，共同組成所謂的「全國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因此，1965年「聯合民族黨」總理D·塞那納耶克與「聯邦黨」領袖契爾瓦納雅肯，便達成一項「塞那納耶克與契爾瓦納雅肯協議」（The Agreement Between Dudley Senanayake and S. J. V. Chelvanayagam），決議落實「泰米爾語言法案」，並設立「地區議會」（District Councils），進一步解決泰米爾的語言和自治問題；⁸⁸儘管，1966年「全國政府」通過「泰米爾語言規則」（Tamil Language (Special Provisions) Regulations of 1966），希望藉由放寬在北部和東部的泰米爾語使用權限，換取泰米爾對於「官方語言法案」的完全承認；但這項立法動作，卻還是在僧伽羅社會中引起相當大的反彈，不僅造成可倫坡發生反泰米爾暴動，也導致「全國政府」內部開始出現分歧，進而造成日後「地區議會草案」（District Councils Draft Bill）被國會否決，促使「聯邦黨」決定於1968年脫離「全國政府」。⁸⁹

利用僧伽羅社會對於「泰米爾語言規則」的不滿情緒，1970年國會大選前夕，「斯里蘭卡自由黨」高舉制訂新憲法的旗幟，取代沿襲殖民前期「蘇伯里委員會」的現行憲法。「斯里蘭卡自由黨」聯合另外兩個僧伽羅左派政黨「蘭卡平等社會黨」與「錫蘭共產黨」，主張在新憲法中明文保障僧伽羅語官方語言的地位，並且承認佛教享有「優先地位」（foremost place）；政府則負有保護和發揚「佛法」（Buddha Sasana）的責任，明確地從憲法層次提升僧伽羅語的地位，並排除舊憲法「世俗主義」的基本架構。本文認為，這項制憲宣示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攻訐「聯合民族黨」透過「泰米爾語言規則」不斷向泰米爾問題讓步，同時也在於提供和強化一系列「歧視性政策」的正當性基礎。

制憲訴求成功地引起廣泛迴響，促使主導這個議題的「斯里蘭卡自由黨」直接取得過半數的席次，從而結合上述二個左派政黨共組所謂的「聯合陣線」（Samagi Peramuna）政府，積極推動制憲程序運作。1972年版新憲法正式通過之後，當中便設置專章討論「佛教」（第二章）和「語言」（第三章）地位。第二章僅設一個條文（第六條），單獨規定「佛教」享有「優先地位」，而政府則負有保護和發揚「佛法」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新憲法第十八條雖然保障其他宗教信仰者繼續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在佛教享有「優先地位」的前提下，國家權力不僅可以在官方場合公然地實踐佛教儀式，也可以出資援助佛教組織團體、信仰活動和教育事業；至於其他宗

註⁸⁸ A. Jeyaratnam Wilson, *S. J. V. Chelvanayakam and the Crisis of Sri Lankan Tamil Nationalism, 1947-197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104~115.

註⁸⁹ A. Jeyaratnam Wilson, *Politics in Sri Lanka, 1947-1979*, p. 43.

教社群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地位，勢必仍將會受到嚴重的擠壓與邊緣化。另一方面，第三章第七條則明確宣示「僧伽羅語」是本國「官方語言」，同章第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十一條第一項，則分別規定法律必須用「僧伽羅語」制訂和發佈始能取得法律效力（「泰米爾語」譯本則不具同等效力）。「僧伽羅語」也是本國法庭和行政官署用語。

值得注意的是，積極保障「佛教」和「僧伽羅語」地位的1972年新憲法，不僅讓泰米爾少數倍感威脅，也沒有妥善解決泰米爾「自治」和「語言」問題；從1972年新憲法制訂之後，由於越來越多泰米爾青年不滿「泰米爾國大黨」和「聯邦黨」在國會中的意見分歧與領導無方，同時不再信任與僧伽羅政黨進行政治結盟可以真正解決泰米爾少數困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階段當中，泰米爾獨立建國和暴力抗爭路線的激進訴求，開始逐漸嶄露頭角。^⑩例如：1972年由契爾瓦納雅肯新組的「泰米爾聯合陣線」（Tamil United Front），便出現在這種背景之下，因為受到「聯合陣線」政府大規模鎮壓和逮捕泰米爾遊行示威青年事件的刺激，1976年該組織乃正式決議合併北部省與東部省，建立一個所謂的「意拉姆」（一個獨立的泰米爾「世俗主義」國家），放棄「高度地方自治」或「聯邦制」尋求解決方案。^⑪同年，「泰米爾聯合陣線」再度改名為「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Tamil United Liberation Front），堅持依循柔性抗爭的路線尋求獨立建國；不過，長期柔性抗爭的徒勞無功，加上1977年國會大選前後爆發的鎮壓事件（詳見下一部分討論），最終還是導致激進暴力抗爭路線的崛起。這些激進武裝暴力團體組織成員大半屬於泰米爾青年，也由於這些組織成員的明顯特徵，使得它們經常被暱稱「男孩」（the boys）團體，^⑫或者是泛稱為「老虎」（Tigers），後來泰米爾激進抗爭路線也被等同於「老虎運動」（Tiger Movement）。不過，在1977年著名的「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Liberation Tiger of Tamil Eelam）成立之後，便逐漸統合所有「老虎運動」而成為抗爭的焦點。

儘管，許多觀察家都注意到，泰米爾激進暴力團體的崛起，毋寧對於最後的內戰爆發具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力，^⑬卻僅有少數研究注意僧伽羅激進暴力團體的重要地

註^⑩ Robert N. Kearney, “Language and the Rise of Tamil Separatism in Sri Lanka,” *Asian Survey*, p. 530.

註^⑪ A. Jeyaratnam Wilson, “The Colombo Man, the Jaffna Man and the Batticaloa Man: Reg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Federal Party,” in Chelvadurai Manogaran and Bryan Pfaffenberger, eds.,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 138.

註^⑫ Bryan Pfaffenberger, “Introduction: The Sri Lanka Tamils,” in Chelvadurai Manogaran and Bryan Pfaffenberger, eds.,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pp. 11.

註^⑬ 論者經常強調，激進泰米爾之團體暴力抗爭途徑，往往扼殺其他解決方案迴旋的空間，加速走上分離主義的道路，例如 C. Abeysekera and N. Gunasinghe, eds., *Facets of Ethnicity in Sri Lanka* (Colombo: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of Sri Lanka, 1987); K. Jayawardena, “Class Formation and Communalism,” *Race and Class*, Vol. 26, No. 1 (1984), pp. 52~62; Jonathan Spencer, ed., *Sri Lanka: History and the Roots of the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1990).

位。◎僧伽羅激進暴力團體的崛起原因，也間接說明泰米爾激進暴力團體崛起的另一個重要背景，亦即長期停滯和衰落的整體經濟環境；◎像是因為不滿整體經濟環境，在1971年企圖起義推翻「聯合陣線」的「人民解放陣線」，便充分體現出彼時鄉村僧伽羅青年對於經濟環境失望的普遍情緒。事實上，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根據1963年與1973年針對「不同教育程度者的失業率」的普查統計，「完成中等教育者」、「通過『中等教育綜合評鑑』者」、「通過『高等教育綜合評鑑』者」的失業率，分別為23.0（1963）/37.1（1973）、39.3/47.4、13.9/44.4；此外，針對「各年齡層失業率」的普查統計，則顯示19歲到25歲青年的失業率也分別高達30.3（1963）與47.5（1973）），◎無論是僧伽羅或泰米爾，都同樣必須面臨青年族群（特別是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受教青年）失業問題，而這也是激化兩大族群激進暴力團體崛起的一個重要背景。當然，受到一系列歧視性政策的影響（詳見後文討論），泰米爾青年的處境則似乎更為艱困。

許多經濟論者指出，其實從獨立後期開始，「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在政壇掀起的激烈競爭，便已經讓經濟政策失焦，僧伽羅兩大政黨在經濟發展議題方面幾無差異可言，也讓斯里蘭卡從而失去許多發展良機。◎從1947年到1956年，「聯合民族黨」完全沿襲殖民經濟格局的結果，也導致「聯合民族黨」在1959年下台時，全國「人均生產毛額」（Per Capita GNP）竟然無異於1947年的水準。◎唯面對經濟成長率趕不上人口成長率的發展困境，從1956年到1977年，斯里蘭卡歷屆政府仍偏好依循偏向社會主義發展路線，開始擁抱一系列「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如同彼時許多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但是，許多經濟學者認為，斯里蘭卡雖然因此獲得一定程度的社會「重分配正義」（redistributive justice），可是沈重的社會福利財政負擔，

註◎ 少數關注僧伽羅激進團體的研究，詳參 M. Moore, “Thoroughly Modern Revolutionaries: The JVP in Sri Lank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7, No. 3 (1993), pp. 593~642; S. Hettige, ed., *Unrest or Revolt: Some Aspects of Youth Unrest in Sri Lanka* (Colombo: Goethe-Institut, 1992); Gananath Obeysekere, “Some Comments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s of the April 1971 Insurgency in Sri Lanka (Ceyl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3, No. 3 (1974), pp. 367~384.

註◎ P. Bardhan, “Method in the Madness?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Ethnic Conflict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p. 1386.

註◎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Survey of Ceylon's Consumer Finances, 1963* (Colombo: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1964);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Survey of Ceylon's Consumer Finances, 1973* (Colombo: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1974); Central Bank of Ceylon, *Consumer Finance & Socio-Economic Survey, 1978-1979* (Colombo: Central Bank of Ceylon, 1983).

註◎ N. Balakrishnan,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ince Independence,” pp. 192~212.

註◎ D. R. Snodgras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ri Lanka: A Tale of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R. I. Rotberg, ed., *Creating Peace in Sri Lanka: Civil War and Reconcili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 94.

卻也讓斯里蘭卡淪為一種「均貧」景況。^⑩

「計劃經濟」未能有效提振本島工業製造部門產值，^⑪依循社會主義和自給自足方針的結果，也使得斯里蘭卡長期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嚴格管制進口貿易和外匯交易，抑制私人企業和資本擴張。政府資金所挹注的國營企業也無法有效提升生產效能，並經常淪為政治分贓的標的。很明顯的是，獨立後期的民主政體（曾經擁有數次定期選舉與和平政黨輪替經驗）並未能帶給斯里蘭卡清楚的經濟指導方針；相反的是，持續紛擾不斷的族群政治競爭環境，不僅使得亟待解決的財經議題，在選舉競爭的考量之下，長期遭到「宗教」、「語言」和「族群」爭議所掩蓋和延宕，始終未能得到正視與合宜解決；各項經濟計畫（例如：1959年推行的「十年計畫」（Ten Years Plan））也經常隨著政黨輪替和惡質競爭無疾而終，經濟政策往往缺乏一致性和延續性。^⑫更重要的是，在經濟整體水平尚未提升，配套財經方案也付之闕如的情況下，社會福利規模不斷受到選舉「加碼」膨脹的結果，便只能以犧牲經濟發展作為支應社會福利支出的代價，從而將大量資源挹注到缺乏生產力的社會部門。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上述財政和經濟困境，僧伽羅兩大政黨為了因應選舉，根本沒有任何一方企圖尋求長期解決方案，反而是以「抄捷徑」的方式，也就是通過一系列極具爭議的「歧視性政策」，犧牲泰米爾少數利益以換取僧伽羅多數支持，暫時轉移財政和經濟問題的焦點；而這種被尼西楊那登（V. Nithiyanandam）譏諷為「挖東牆補西牆」（rob Peter to pay Paul）的方式，^⑬不僅無益於徹底解決實際問題，也進一步催化前述泰米爾激進暴力團體的崛起。

本文認為，在此時期一系列「歧視性政策」中，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分別是：延續「僧伽羅語唯一」和「保障佛教『優先地位』」教育文化爭議的「大學入學方案」（University Admission），還有在公部門和國營企業所伴隨而來的任職排擠效應，以及影響區域利益重分配的「拓殖（再定居）與發展計畫」。

首先，針對「大學入學方案」重要性而言。1973年到1976年之間所推行的「大學入學方案」，不僅可以說是先前「語言」和「教育」爭議的延續，也可以從中清楚窺見「泰米爾優勢」神話的鑿痕；誠如前文所述，受到「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推波助瀾，1956年「斯里蘭卡自由黨」上台之後，除了制訂著名的「官方語言法案」，讓

^{註⑩} D. Dunham and S. Jayasuriya, “Equity, Growth and Insurrection: Liber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Debate in Contemporary Sri Lank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8, No. 1 (2000), pp. 97~110; S. S. Bhalla and Paul Glewwe, “Growth and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ri Lankan Experienc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 No. 1 (1986), pp. 35~63.

^{註⑪} Russell R. Ross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ed., *Sri Lank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The Division, 1990), pp. 310~323.

^{註⑫} J. N. Richardson and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Measu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Sri Lanka’s Ethnic Conflict,” pp. 194~223; W. D. Lakshman, “Introduction,” pp. 12~15.

^{註⑬} V. Nithiyanandam, “Ethnic Politic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Some Lessons from Sri Lanka’s Experie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1, No. 2 (2000), pp. 283~312.

僧伽羅語成為教育領域中主要的教授語言之外，更致力於落實「佛教調查委員會」接管各級私立學校的「公立化」建議（企圖瓦解基督宗教資助的英語教育學校）。^⑩許多僧伽羅認為，施行這兩項措施之後，泰米爾將再也沒有辦法憑藉熟習「英語」而取得「超過人口比例」的公部門職位或是壟斷高等教育晉升機會，僧伽羅與泰米爾將分別使用自身語言，參加「高等教育綜合評鑑」（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Class, GCE）測驗，作為分發大學的依據，各個科系將不再使用英語應試。然而，當時除了分設可倫坡和佩拉丹尼亞（Peradeniya）二個校區的「錫蘭大學」，以及其他六所二年制學院所提供的理工教育之外，具有較佳職業出路的理工教育機會和名額仍然非常少，競爭也異常激烈。^⑪1970年代開始，「斯里蘭卡自由黨」政府宣稱，由於大學理工教育仍然繼續偏好運用英語實際教學，泰米爾地區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機構，多數也保有偏重英語和理工教育的教學傳統，不同於發展自僧院系統而著重文藝教育的僧伽羅初等和中等教育體系。^⑫因此，傳統「高等教育綜合評鑑」無法實質增加僧伽羅學生數量，必須進一步地限制泰米爾入學名額，或是降低僧伽羅入學門檻。^⑬

「大學入學方案」也就是出現在這種背景之下，當中包括了二個主要部分：一個是「標準化方案」（Standardization Scheme），另一個則是「地區配額」（District Quotas）。就前者而言，由於先前同時採用雙語應試的情況，不僅缺乏統一分數認定標準，也無法讓缺乏理工教育基礎的僧伽羅學生從中受惠。^⑭因此，「標準化方案」要求，所有透過泰米爾語應試的學生成績，都必須先透過一套公式化的換算程式，按比例進行轉換之後（其實就是減分），再比較其他透過僧伽羅語應試的學生成績，決定最後的分發結果；就後者而言，大學入學名額原先完全依據學生應試成績加以分發，可是後來由於擔心泰米爾學生仍然具有優勢，同時為了增加僧伽羅鄉村青年入學機會（特別保障理工科系名額），便開始根據區域人口比例分配大學入學名額（僧伽羅由

註^⑮ Sunil Bastian, "University Ad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ed., *Ethnic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Sri Lanka* (Colombo: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1984), pp. 166~178.

註^⑯ C. R. De Silva, "The Politic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A Review of Some Aspects of the Admissions Policy in Sri Lanka, 1971-1978," *Sri Lank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2 (1978), p. 85.

註^⑰ 根據1964年的統計，泰米爾學生錄取科學和工程學系的比例，高達37%，錄取醫學科系和農業生物科系的比例，則分別是41%和42%，明顯高出泰米爾族群人口比例甚多，參見C. R. De Silva, "The Politic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A Review of Some Aspects of the Admissions Policy in Sri Lanka, 1971-1978," pp. 86~87.

註^⑱ C. R. De Silva,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on Education: The Schools Take-over (1961) and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s Crisis, 1970-1975," in Michael Roberts, ed., *Collective Identities, Nationalisms and Protest in Modern Sri Lanka* (Colombo: Marga Institute, 1979), pp. 483~486.

註^⑲ C. R. De Silva, "The Politic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A Review of Some Aspects of the Admissions Policy in Sri Lanka, 1971-1978," p. 87.

於佔據人口優勢而藉此分配更多名額），同時逐年擴增「地區配額」。^⑯

值得注意的是，長期瀰漫於僧伽羅普羅社會輿論中的「泰米爾優勢」神話，毋寧也在「大學入學方案」推展過程中，扮演著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泰米爾優勢」神話打造一種刻板印象，亦即從英國殖民時期開始，泰米爾由於受惠英語教育而分享統治利益，從而取得許多社會優勢地位，並且一直延續到殖民後期，代代相傳，仍未伴隨「官方語言法案」的出現而告終。誠如上文討論，「泰米爾優勢」的神話從一開始，其背後便隱藏著「僧伽羅多數」與「泰米爾少數」對於資源分配的根本性矛盾；更重要的是，在「泰米爾優勢」神話強勢籠罩之下，兩大僧伽羅政黨不僅完全沒有深入檢討「泰米爾少數」是否果真擁有優勢地位，任何企圖評量兩大族群教育和社會實際地位的數字統計，在當時似乎也顯得根本無關宏旨。^⑰在這種氛圍之下，「大學入學方案」雖然戲劇性地大幅提升僧伽羅學生的大學入學比率，可是也造就了一批備受體制歧視的泰米爾學生，這些學生後來也成為日後激進暴力團體的中堅份子。

很明顯的，「大學入學方案」對於泰米爾少數的歧視，並沒有辦法實際挽救整體衰落的經濟發展和嚴重的受教育青年失業率，只不過再一次透過「泰米爾優勢」神話的政治操弄，暫時轉移當時教育和就業問題的焦點。根據統計，在1973年，通過「中等教育綜合評鑑」和「高等教育綜合評鑑」者的失業率，竟然分別高達47.4%和44.4%，相較於1963年的39.3%和13.9%，情況似乎更形惡化。此外，19歲到25歲青年的失業率（高達47.5%），也始終居高不下。許多企圖解釋斯里蘭卡高失業率的經濟學者，也都不約而同注意到彼時錯誤教育發展方針，對於惡化失業率帶來的重要影響。首先，受惠於教育福利和公立化政策，不僅造就中等教育高就學率，^⑱也培養出大批通過「中等教育綜合評鑑」和「高等教育綜合評鑑」的受教青年，連帶提升他們

^{註⑯} 關於「標準化方案」和「地區配額」細節內容，請參見 C. R. De Silva, “Weightage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 Standardization and District Quotas in Sri Lanka, 1970-1975,” *Modern Ceylon Studies*, Vol. 5, No. 2 (1974), pp. 151~178.

^{註⑰} 論者批評，泰米爾雖然在大學入學方面表現優異，可是這並不能表示泰米爾享有教育優勢，尤其是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階段。由於「乾區」缺乏地利，長期以來，教育便成為泰米爾社會晉升的重要媒介，無論是透過英語、泰米爾語或僧伽羅語。因此，泰米爾學生成績優秀只不過是表現出這種傳統。事實上，如果根據1970年代的情況，泰米爾地區在初等與中等教育「入學率」和「識字率」方面的表現，其實已經開始低於全國平均數值。此外，泰米爾地區通過「中等教育綜合評鑑」（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 Class）（中等教育入學綜合測驗）和「高等教育綜合評鑑」（後來更因「標準化方案」而大幅下降）的比率，也低於全國平均數值，詳參C. R. De Silva,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on Education: The Schools Take-over (1961) and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s Crisis, 1970-1975,” pp. 490~495; 可是在當時「泰米爾優勢」神話充斥的氣氛之下，任何合理評析相關論據的政策討論都沒有出現，僧伽羅社會甚至普遍謠傳泰米爾學生佔據六成以上的大學入學名額，詳參 C. R. De Silva, “The Politic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A Review of Some Aspects of the Admissions Policy in Sri Lanka, 1971-1978,” p. 87.

^{註⑱} C. R. De Silva,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on Education: The Schools Take-over (1961) and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s Crisis, 1970-1975,” p. 484.

對於職業類型的偏好和期待（例如：嚮往「白領」工作），可是彼時社會卻沒有辦法提供足夠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由於較缺乏理工和應用科學教育（大部分多為文科教育），既有教育體系也無法培育出適應市場需求的勞動力；^⑫其次，由於私人企業不甚發達，公部門職位也擁有較高社會地位，^⑬因此，在高度職業期待之下，公部門職務也成為大批受教青年青睞的就業目標，甚至願意放棄直接投入私部門勞動市場，以等待公部門的就業機會，依靠社會福利提供生活必須。^⑭面對這種不完全就業情況，斯里蘭卡政府並未積極投入力量改善社會中的就業空間，相反的，只是不斷利用選舉期間刻意增加公部門錄取名額，不斷膨脹公部門的結果，也使得公部門本身成為資源浪費的另一個重要來源。^⑮

由是可知，「大學入學方案」只是挪出原先泰米爾少數在高等教育和公部門職位的地位，不僅完全沒有化解任何實際造成上述失業問題的根源，還不斷深化泰米爾受教青年對於既有體制的不滿情緒；事實上，類似的職業排擠情形，其實也出現在彼時國營企業和其他私領域的職業部門。由於無法接觸高等教育，除了喪失公部門任職機會之外，泰米爾在工程、法律、商業和教育領域的既有優勢，也逐漸轉移到僧伽羅手中。^⑯此外，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系列設置國營工廠的計畫，也完全不考慮原物料區位因素，刻意將絕大多數的工廠設置在僧伽羅佔據多數的「濕區」，並公然排擠泰米爾人員晉用。

與此同時，備受教育和職業排擠的泰米爾，不僅在僧伽羅佔據多數的「濕區」深受威脅，在一系列「拓殖（再定居）與發展計畫」強力擴展之後，傳統泰米爾佔據多數的「乾區」，也開始出現顯著人口結構變遷，威脅泰米爾在「乾區」所長期佔據的「多數」地位，分食當地社會資源和政經利益。事實上，誠如前述，從獨立前期開始推行一系列「農民拓植計畫」，雖然名義上是企圖舒緩區域人口密度問題，但卻獨惠「濕區」而非「乾區」；不過，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一系列「拓殖（再定居）與發展計畫」開始大規模地推行，同時也開始流露出明顯偏袒僧伽羅的傾向。^⑰例如

^{註⑫} Dudley Seers, *Match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xpectation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71); G. Gunatilleke,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the Structural Mismatch in the Domestic Labour Market* (Colombo: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Research, 1989).

^{註⑬} Peter Richards, et al., *Towards an Employment Strategy Framework for Sri Lanka*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2).

^{註⑭} Paul Glewwe, "Un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st's Models in Light of Evidence from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Vol. 1, No. 4 (Winter/1987), pp. 1~17.

^{註⑮} William T. Dickens and Kevin Lang, "An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Unemployment in Sri Lank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1, No. 4 (April/1996), pp. 620~636.

^{註⑯} S. Ponnampalam, *Sri Lanka: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the Tamil Liberation Struggle* (London: Zed Books Ltd., 1983), pp. 165~180; 值得注意的是，在軍警職務增補方面偏袒僧伽羅的結果，則促使日後暴亂發生時，經常出現執法不公的情況，造成暴亂規模往往不斷擴展。

^{註⑰} Robert N. Kearney and B. D. Miller, *Internal Migration in Sri Lanka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p. 7~8.

此時期幾個規模最大的「農民拓殖計畫」，像是「巴提卡洛亞」行政區的「烏尼克契」（Unnichchai）計畫、「亭可馬里」行政區的「艾萊」（Allai）和「肯塔萊」（Kantalai）計畫、「安帕拉」行政區的「蓋歐亞」（Gal Oya）計畫、「巴提卡洛亞」行政區的「烏尼克契」（Unichchai），不僅全部都選在泰米爾人口已經相當密集的東部省，同時也將移民配給名額分予僧伽羅農民，造成這些地區的人口密度遽增，促使當地族群分佈比例出現了明顯變化。^②

同樣，此一時期大力推展的「鄉村擴展計畫」（Village Expansion Scheme），也主要獨惠「濕區」僧伽羅居民，讓她們在「馬納」、「瓦魯尼亞」、「阿紐拉德哈坡」和「波隆納魯沃」等行政區落地生根；相較之下，泰米爾卻未獲得允許移居這些傳統泰米爾地區邊緣，雖然她們也亟須解決農民生計和人口密度問題。另一方面，1970年代到1980年代，「農民拓殖計畫」則開始結合東部省沿岸河流地利進行綜合流域開發計畫。企圖藉由河流水利和灌溉工程開發，挹注先前各地所推行的拓殖計畫。本島幾條重要的河流，像是貫穿「亭可馬里」、「波隆納魯沃」、「馬塔爾」和「坎迪」中部高地的「馬哈韋里肯加」（Mahaweli Ganga）；發源烏瓦省注入「巴提卡洛亞」行政區的「馬度拉」（Maduru Oya）；流經「漢班托塔」和「莫納拉格瓦」行政區的「瓦拉威肯加」（Walawe Ganga）。在這些河流流域附近，都有設置綜合流域開發計畫，藉以嘉惠當地僧伽羅新移民；如同其他區域發展計畫一樣，一系列流域開發計畫若不是根本就設置在僧伽羅區域，就是刻意挑選泰米爾區域中新興拓殖計畫區域周圍（僧伽羅佔多數）。^③

一系列偏袒僧伽羅的區域發展計畫，不僅單純改變區域的族群分佈，也重新分配區域的政經利益；事實上，包括1956年獨立後期首次族群暴亂的發生，還有1983年之後內戰衝突的主要導火線，一直到現今僧伽羅與泰米爾「和平對談」（Peace Talk）的僵局瓶頸，都無法脫離這個非常敏感的議題。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從十三世紀僧伽羅南遷之後，兩大族群南北「乾」「濕」分隔的族群天然分佈便已成形，一直到英國殖民統治之後，兩大族群跨區流動才逐漸開展；但泰米爾仍是北部與東部的多數族群，當地不僅成為泰米爾語主要通行地區，也成為泰米爾文化實踐的主要區域。因此，北部與東部也一直被許多泰米爾長期視為「傳統泰米爾故鄉」。然而，「傳統泰米爾故鄉」觀念卻無法見容於「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要言之，由於許多「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相信，本島曾經享有佛法鼎盛、僧伽羅王國統一全境的過往，但南印度泰米爾可憎的入侵者，卻破壞了這個光榮盛世。在「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眼中，泰米爾口中洋洋自得的「傳統泰米爾故

註^② Chelvadurai Manogaran, “Colonization as Politics: Political Use of Space in Sri Lanka,” in Chelvadurai Manogaran and Bryan Pfaffenberger, ed.,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p. 104~111.

註^③ Chelvadurai Manogaran, *Ethnic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Sri Lan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pp. 102~107.

鄉」，其實正代表著僧伽羅佛教光榮歷史和領土完整性橫遭踐踏的慘痛經驗。我們也可以發現，一系列區域發展計畫在推行的時候，經常透過訴求僧伽羅往昔歷史，作為論證僧伽羅應該分配較多移居名額的正當性基礎，強調此乃僧伽羅應得的正當權利。[◎]此種深具威脅性的族群文化論調，也益發凝聚泰米爾對於「傳統泰米爾故鄉」的文化認同依附。

其次，除了象徵僧伽羅多數文化威脅之外，一系列區域發展計畫也直接造成人口結構與族群分佈的劇烈變遷。在一方面，獨立後期，由於深感僧伽羅多數的統治威脅，加上日趨激烈的族群政治發展，還有僧伽羅地區不時傳出反泰米爾的暴力事件，已經有許多泰米爾選擇返回「乾區」居住，使得北部省和東部省人口密度也不斷增加；另一方面，一系列區域發展計畫刻意設置於北部省和東部省，引進大批受惠政府資助的僧伽羅移居者的結果，不僅繼續增加此地區人口密度，也導致人口結構與族群分佈的劇烈變遷。在「亭可馬里」、「波隆納魯沃」、「巴提卡洛亞」、「阿紐拉德哈坡」和「安帕拉」等地，僧伽羅和泰米爾毗鄰而居的情況最為明顯。[◎]著名人類學家坦拜雅（S. Tambiah），曾經生動描繪1956年獨立後期首次族群暴亂始末，指出上述偏袒僧伽羅的開發計畫，以及其所造成的族群混居生態，如何讓最初始於可倫坡的暴力事件立即延伸至東部省，並造就大規模族群仇殺。坦拜雅藉由「安帕拉」地區「蓋歐亞」計畫例證，指出這類區域發展無論在計畫、執行和效益方面，皆明顯偏袒僧伽羅新移居者，同時大幅影響傳統泰米爾居住區域的市鎮規劃，造成當地泰米爾極度負面的觀感；[◎]事實上，除了1956年暴亂之外，包括後來的1958年、1977年、1981年與1983年暴亂，上述因為區域開發計畫而造成族群混居的地區，也都成為衝突程度最為激烈的區域。

最後，僧伽羅人口比例在北部省與東部省的大幅成長，也重新分配了當地的既有政經生態。在一方面，伴隨著一系列區域發展計畫的擴展，僧伽羅人口集中分佈特定泰米爾區域的結果，使得僧伽羅在許多「選區」當中，反而躍升成為當地多數族群；[◎]另一方面，一系列區域發展計畫所提供的經費挹注和新興生產工具，也使得大批僧伽羅新移居者（大部分是農民），成為北部省和東部省極具競爭力的新興勢力，壓縮泰米爾在「傳統泰米爾故鄉」的生存處境，尤其是農業方面的生計。夏斯利（A. Shastri）曾經清楚指出，獨立後期不斷遭受僧伽羅打壓的泰米爾，過去尚能仰賴「乾區」和「濕

^{註◎} Patrick Peebles, "Coloniz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the Dry Zone of Sri Lank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1 (1990), pp. 30~55.

^{註◎} Robert N. Kearney, *Communalism and Language in the Politics of Ceylon*, pp. 7~10.

^{註◎} Stanley J. Tambiah, *Leveling Crowd: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p. 82~94.

^{註◎} M. Moore, *The State and Peasant Politics in Sri Lank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Robert N. Kearney, "Politics and Modernization," in T. Fernando and Robert N. Kearney, eds., *Modern Sri Lanka: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Syracuse: 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 1979), pp. 57~81.

區」所形成的天然族群散居分佈，依附從十三世紀便已經成為泰米爾聚落中心的「傳統泰米爾故鄉」，走避和降低僧伽羅多數的直接威脅；可是如今面臨步步進逼的區域發展計畫，泰米爾開始擔心將在「傳統泰米爾故鄉」淪為少數。從1970年代開始，許多泰米爾益發相信，真正能夠屏障泰米爾政治權利、文化認同與經濟生活的唯一方式，便是讓泰米爾少數重拾過去在「傳統泰米爾故鄉」（北部省與東部省）擁有的地緣屏障。^⑯在這個基礎之上，無論是「自治」、「聯邦制」或「意拉姆」所提出的地緣訴求，都可以說這個觀念的進一步延伸。^⑰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已經讓僧伽羅「族群統治」（ethnocracy）從各個生活領域，包圍和邊緣化泰米爾少數。^⑱而誠如許多論者所言，孕生一系列歧視性政策且缺乏公正的國家體制，也無助消弭多元族群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⑲而其政策本身的「排它性」（exclusive），更催化泰米爾積極向分離主義和暴力抗爭路線靠攏；^⑳不過，最重要的是，歧視性政策並沒有辦法真正扭轉連年衰退的經濟景況，只是使該國一再錯失產業轉型契機。^㉑1977年國會大選之後，斯里蘭卡雖然轉向「經濟自由化」（economic liberalization）路線，可惜先前不斷受到激化的兩大族群關係旋即掀起1983年內戰，中斷短暫復甦的光景。在這個過程當中，泰米爾激進暴力團體的崛起、歧視性政策和自治問題延宕、1978年憲改爭議，以及1982年首屆總統直選動亂，毋寧是此一時期阻斷經濟改革和族群和解的關鍵因素。^㉒本文在以下代結論的部分，進一步地論析這些事件對於1983年內戰爆發的重要影響。

註^⑯ Amita Shastri, “The Material Basis for Separatism: The Tamil Eelam Movement in Sri Lank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1 (1990), pp. 56~77.

註^⑰ Robert N. Kearney, “Territorial Elements of Tamil Separatism in Sri Lanka,” *Pacific Affairs*, Vol. 60, No. 4 (Winter/1988), pp. 561~577; Sankaran Krishna, *Postcolonial Insecurities: India, Sri Lanka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hoo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註^⑱ Sinnappah Arasaratnam, “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and Tamils,” pp. 506~507.

註^⑲ William I. Zartman, “Putting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in David Laka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Fear, Diffusion and Escal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17~336; Sumit Ganguly, *The Crisis in Kashmir: Portents of War, Hopes of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㉑ Alvin Rabushka and Kenneth A. Shepsle,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pp. 83~84.

註^㉒ D. R. Snodgras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ri Lanka: A Tale of Missed Opportunities,” pp. 89~107.

註^㉓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印度從「印度泰米爾」遣返問題開始，便曾多次涉入斯里蘭卡內政問題，但其實真正直到內戰爆發之後，印度政府始積極透過外交、軍事和經濟援助，介入斯里蘭卡內戰問題，並發揮重要影響力量。因此，筆者擬另文專門針對印度在三個階段斯里蘭卡內戰與「和平進程」（peace process）中角色進行討論，此處討論仍將以內戰前期重要內政因素為主。

伍、激進團體的崛起與內戰的爆發（代結語）： 1983年族群暴亂

暫時受惠於一系列歧視性政策的僧伽羅選民，很快地便發現，因制憲而執政前後長達七年之久的「斯里蘭卡自由黨」，根本沒有辦法透過歧視政策解決任何由「計畫經濟」和「社會福利」所延伸出來之嚴峻財經困境。1977年國會大選，財政與經濟議題也因此成為彼時最重要的競選議題，長期掌握國會多數的「斯里蘭卡自由黨」淪為各項經濟問題衆矢之的，過去偏重社會主義思維的經濟發展路線，也不斷受到廣泛的檢討和批評。^⑭此時，長期在野的「聯合民族黨」則高舉鮮明的「經濟自由化」改革開放旗幟，一方面批判「斯里蘭卡自由黨」的錯誤經濟方針，另一方面主張二次憲改，企圖藉此提升行政運作效能，推動經濟改革。^⑮

值得注意的是，賈雅瓦登納和「聯合民族黨」成功運用佛教傳統元素，抨擊「斯里蘭卡自由黨」的貪污腐敗形象，也是另一個迅速提升賈雅瓦登納個人聲望和「聯合民族黨」支持度的主因。賈雅瓦登納不斷大聲疾呼，政治人物和政黨都必須服膺「十種王法（國王義務）」(dasa-rājadhamma)，^⑯體現傳統佛教在政治領域上的約制力量，重新再造一個「正義社會」(dharmistha samajaya)；^⑰此外，賈雅瓦登納也不斷取用「阿育王」(Asoka)在佛教傳統中的正義形象，^⑱企圖將其個人打造成現代「阿育王」化身。這些舉動和訴求皆贏得許多「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的大力擁護，也讓賈雅瓦登納成為繼班德拉奈克之後最具個人聲望的魅力領袖，有利於前述政經改革措施的推動。

雖然是坐擁高民氣主打政經改革，但「聯合民族黨」在選舉期間也不敢直接地挑戰敏感的社會福利政策議題，一直到「聯合民族黨」在1977年國會大選中贏得空前大勝之後（跨越憲改席次門檻），才逐漸開始在各項社會福利給付上進行緊縮調整。賈雅瓦登納總理領導「聯合民族黨」政府，除了成為獨立後期第一個緊縮社會福利政策的政府之外，也陸續鬆綁進口配合限制、保護關稅、外匯交易限制，從進口導向轉

^{註⑭} H. J. Brut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Sri Lanka and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42~148.

^{註⑮} Vijaya Samaraweera, "Sri Lanka's 1977 General Election: The Resurgence of the UNP," *Asian Survey*, Vol. 17, No. 12 (1977), pp. 1195~1206.

^{註⑯} Walpola Rāhula, *The Heritage of the Bhikkh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hikkhu in the Education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p. 122.

^{註⑰} Steven Kemper, "J. R. Jayewardene, Righteousness and Realpolitik," in Jonathan Spencer, ed., *Sri Lanka: Histor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191~193.

^{註⑱} 「阿育王」在上座部佛教傳統中，乃是「轉法輪王」(cakkavattin)的化身，具有極為重要的政教關係意涵，詳參 P. C. Huang, *Religious Order and Political Order: Essays on Indian Thoughts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p. 44.

形成爲出口導向，並且鼓勵私人企業和吸引外國投資，接受「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指導協助。^⑯不過，私有化腳步在「經濟自由化」改革初期仍然非常緩慢，而主要的投資計畫也幾乎仍然由政府主導（私人企業僅能進駐國營企業沒有經營的領域）；^⑰另一方面，企圖學習東亞威權政體透過政治穩定帶動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賈雅瓦登納也開始積極推動憲改工程，期待能夠藉由總統權力增加，排除過去「內閣制」對於行政執行效能的阻礙；利用當時「聯合民族黨」獨大的政治氣氛，仿效「法國第五共和」（French Fifth Republic）偏向「總統制」憲政設計，形成一個穩定的執政基礎。

然而，無論是經濟改革或憲政改革，族群衝突很快便終結了「聯合民族黨」勵精圖治的短暫時光。儘管「經濟自由化」提振了過去積弱不振的工業和製造部門，並且曾在1978年前後，帶來短暫經濟復甦榮景，^⑱可是由於延遲最佳轉型時機，加上相關政策配置失當，「經濟自由化」並未能立即化解國內高失業率和高財政赤字的困境。^⑲除此之外，「經濟自由化」也相對部分抵銷社會福利所帶來的社會分配正義；^⑳但是對於泰米爾來說，先前歧視性政策的腳步卻未因「經濟自由化」而暫歇，相關影響也持續發酵，「經濟自由化」反而使得泰米爾地區原已十分脆弱的農業基礎備受威脅。^㉑更重要的是，在1978年憲法中，泰米爾語爭取「官方語言」地位的希望再度落空，也進一步加速泰米爾激進暴力運動進行體制外的抗爭。

事實上，1977年國會大選前後，全國各地已出現多起族群衝突事件；^㉒儘管，成功整合「泰米爾國大黨」和「聯邦黨」並堅持溫和抗爭路線的「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在本次大選中囊括北部省全部席次，然而，另一個以「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爲首的抗爭路線，受到國會大選前後暴力事件衝突激化之後，似乎已經開始成爲泰米

^{註⑯} P. Athukorala and S. Jayasuriya,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rises, and Growth in Sri Lanka, 1969-1990*, pp. 21~34.

^{註⑰} Saman Kelegama, “Privatis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Process and Issues,” in W. D. Lakhshman, ed.,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Change in Sri Lanka* (Colombo: Sri Lanka Association of Economists, 1997), pp. 459~461; A. G. Cuthbertson and P. Athukorala, “Sri Lanka,” in D. Papageorgiou, M. Michaely and A. M. Choksi, eds., *Liberalizing Foreign Trade: The Experience of Indonesia, Pakistan and Sri Lanka*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1), p. 364.

^{註㉑} Sirimal Abeyratne and Chandra Rodrigo, *Explaining Growth Performance in Sri Lanka* (New Delhi: South Asian Network of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s, 2000), pp. 56~60.

^{註㉒} D. Lal and S. Pajapathirana, *Impediments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ri Lanka* (England: Gower, 1989).

^{註㉓} D. Dunham and S. Jayasuriya, “Equity, Growth and Insurrection: Liber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Debate in Contemporary Sri Lanka,” pp. 97~110; S. S. Bhalla and Paul Glewwe, “Growth and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ri Lankan Experience,” pp. 35~63.

^{註㉔} Newton Gunasinghe, “Open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Sri Lanka,” *Lanka Guardian*, Vol. 6, No. 17 (1984), pp. 6~15.

^{註㉕} K. M. De Silva, *Managing Ethnic Tensions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Sri Lanka, 1880-1985*, p. 288.

爾爭取「意拉姆」的主流路線，並展開一系列計畫性恐怖攻擊。除了查禁「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以外，「聯合民族黨」也刻意在新憲法中賦予泰米爾語「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地位（憲法第二十條），使得泰米爾語可以作為教學和應試用語（憲法第二十一條），以及北部省和東部省行政官署與法庭用語（憲法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四條），可是不妨礙僧伽羅語通行全國的「官方語言」優越地位；[◎]基本上，「國家語言」規定其實就是希望落實1965年「塞那納耶克與契爾瓦納雅肯協議」的主要內容，允許泰米爾語在「傳統泰米爾故鄉」的「合理使用」空間；然而，經歷十幾年來雙方互信基礎不斷侵蝕，大多數泰米爾幾乎也不認為這項憲法規定，可以如同獨立一般，真正提供泰米爾保障。事實上，為了緩和僧伽羅社會內部對於上述規定的反彈聲浪，同時避免穩定的經濟改革秩序受到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破壞，1979年「聯合民族黨」便先在雅夫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而後制訂一項內容嚴苛的「防止恐怖主義法案」（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 No. 48 of 1979），允許軍警在北部省與東部省地區，針對泰米爾恐怖份子採取懲罰性行動，並施以逮捕和長期拘禁而毋須先行經過審問程序。[◎]

一方面，透過緊急狀態和「防止恐怖主義法案」的雙重施壓，另一方面，也利用「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者對於領土統一的堅持，「聯合民族黨」在1979年成立「總統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希望仍然能在「自治」前提之下，尋求二方激進派的交集，藉由「地區發展議會」（District Development Councils）重新賦予地方高度「自治」權限。值得注意的是，「聯合民族黨」企圖威脅利誘泰米爾放棄獨立建國和暴力抗爭路線的作法，雖然迫使原本便已經傾向溫和路線的「泰米爾聯合解放陣線」走向談判桌，可是對於抵制「總統委員會」的「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來說，「地區發展議會」根本只是「意拉姆」廉價替代品。[◎]事實上，「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不僅沒有參加「總統委員會」，也在會議進行期間到處進行破壞行動。

1980年「地區發展議會法案」（District Development Councils Act, No. 35 of 1980）通過之後，明訂全國各行政區分設「地區發展議會」，並由各議會負責所屬區域經濟發展事務綜合規劃，企圖滿足地方因地制宜的發展需求，打破先前由可倫坡統籌分配資源的方式，藉此平衡全國區域發展狀況。唯根據這項法案的制度設計，中央權力並沒有得到實質下放，中央權力（總統）仍然可以通過人事任命權和財政統籌分配權，牢牢掌控「地區發展議會」的動向。[◎]更重要的是，「地區發展議會」側重平衡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也全然不同於享有部分立法權的一般地方自治議會。

註[◎] A. Theva Rajan, *Tamil as Official Languag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p. 124~131.

註[◎] Stanley J. Tambiah,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pp. 19~20.

註[◎] W. Howard Wiggins, "Sri Lanka in 1981: Year of Austerity, Development Councils and Communal Disorders," *Asian Survey*, Vol. 22, No. 2 (February/1982), pp. 171~179.

註[◎] Bruce Matthews, "District Development Councils in Sri Lanka," *Asian Survey*, Vol. 22, No. 1 (November/1982), pp. 1117~1134.

面對徒具自治形式的「地區發展議會」，加上「國家語言」在「傳統泰米爾故鄉」的使用仍然深受「官方語言」壓抑的處境，在「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之外，也開始有越來越多小規模青年暴力團體，利用 1982 年首屆總統直選和國會議員延任公投期間，[◎]在全國各地製造各式各樣的恐怖攻擊。「聯合民族黨」政府則在 1983 年 7 月 3 日制訂最為惡名昭彰的「緊急狀態規則」（Emergency Regulation 15A），授權軍警可以在未經查驗身份和調查死因的情形之下，任意將遭受射殺身亡的民衆埋葬。[◎]論者也不諱言地指出，由於彼時僧伽羅掌握大部分軍警職位，加上「防止恐怖主義法案」和「緊急狀態規則」無限上綱軍警作為的權限，不僅造成隨處可見僧伽羅軍警濫殺泰米爾平民的情況，也使得泰米爾無法信任軍警中立執法的地位。[◎]

然而，面對 1980 年「地區發展議會」選舉之後，隨著個別暴力事件累積的社會仇恨氛圍，「聯合民族黨」不僅從未意識到局勢會有失控的可能性，反而繼續沿襲過去僧伽羅政黨操弄泰米爾議題的手法。例如：1983 年 7 月，提尼維利（Tinneveli）當地出現了「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伏擊軍警的戰鬥，造成十八名軍警殺亡，可是在政府刻意渲染之下，特地為喪生軍警舉行的煽情葬禮，卻引發了後續一系列衝突和暴亂事件的延續。[◎]暴亂從可倫坡開始之後，立即延伸到東部省，從 7 月 24 日一直持續到 8 月 5 日始告終。任何人可能都很難想像，一起失控的葬禮，竟然會引起如此慘重的衝突和暴亂；事實上，這一場持續兩週的暴亂，也被認為是隨後「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和斯里蘭卡政府軍展開正式交戰的先聲。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場暴亂中，除了可以看到偏頗執法的軍警人員之外，還可以看到泰米爾平民遭受計畫性地攻擊（由僧伽羅工會居中領導），無論是在僧伽羅或泰米爾地區；另一方面，泰米爾市場和商業集中地，也是受害最嚴重的地區，淪為僧伽羅不滿經濟現況的代罪羔羊。[◎]

1983 年稍晚，「聯合民族黨」政府雖然在印度政府施壓之下，預定明年舉行「全黨派會議」（All Party Conference）緩和國內緊張政局，可是這項宣示卻沒有辦法終止已經在北部省和東部省上演的軍事衝突。自此之後，各地軍事衝突規模與強度不斷升高，泰米爾激進暴力組織也開始化零為整、重整戰鬥團隊，並採取主動游擊戰攻勢，長達二十多年的斯里蘭卡內戰於是展開。[◎]斯里蘭卡內戰不僅重挫經濟復甦的期待，

^{註⑤} Priya Samarakone, “The Conduct of the Referendum,” in James Manor ed., *Sri Lanka: In Change and Crisi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pp. 85~87.

^{註⑥} Stanley J. Tambiah,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p. 16.

^{註⑦} Stanley J. Tambiah,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pp. 38~47.

^{註⑧} Stanley J. Tambiah, *Leveling Crowd: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p. 94~96.

^{註⑨} Stanley J. Tambiah, *Leveling Crowd: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pp. 96~97.

^{註⑩} 斯里蘭卡長年內戰也引發另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為什麼內戰會持續二十多年之久，迄今仍無任何和緩跡象？甚至使得從 2002 年開啟的「和平進程」到最後也無疾而終？這個牽涉廣泛的問題，除了關連內戰前期遺留下來的諸多因素之外，也關連內戰期間國內和國際因素的重要發展，而這也是本文後續關注的一個重要方向。

循環軍事暴力所積累的族群仇恨，也徹底撕裂了兩大族群之間的信任關係。

回顧斯里蘭卡內戰前期發展過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體現主權在民精神的多數決定和定期選舉，不僅無法為斯里蘭卡導引出明確的經濟發展方針，也沒有辦法溝通與和緩兩大族群之間既有的分歧與矛盾；相反的，受到本島特有的族群結構、宗教文化和殖民歷史等因素影響，多數決定反而成為包裝僧伽羅多數暴力本質的美麗政治辭藻；而其所造就的一系列歧視性政策，也逐漸阻斷泰米爾尋求體制內途徑解決問題的期待。至於，定期選舉所孕生的政黨惡性競爭與機會主義氣氛，除了不斷強化一系列歧視性政策的規模與影響之外，受到選舉考量引導而一味偏袒或討好僧伽羅選民的政策思維，也長期掩蓋斯里蘭卡自身所面臨的嚴峻財經問題，從而再度加劇兩大族群之間的利益衝突。1983年，毋寧祇是這種惡性循環模式的一個承載臨界點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內戰爆發迄今，雙方大小規模軍事與暴力衝突不斷，唯期間亦曾出現和平契機，卻始終囿於雙方歧見過深而無法達成任何實質進展。除了1985年「辛布」(Thimphu)舉行的政府軍與反叛軍協商，以及1987年「印度維和部隊」(Indian Peace Keeping Force)的強力介入之外，在挪威政府的調停之下，雙方(斯里蘭卡政府軍與「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也在2002年2月簽訂「停火協定」(Cease Fire Agreement)，並從同年9月開始一系列的「和平進程」，期間分別在泰國、挪威、德國、日本等地，先後舉行六次「和平對談」，但是同樣囿於歧見過深而無法獲致重大突破。事實上，「和平進程」從第六次會談之後，便一直陷入僵局，雙方陣營互相指控對方違反《停火協定》，並暗中進行滲透軍事行動，「泰米爾意拉姆解放軍之虎」更宣佈拒絕參與下階段的「和平對談」(「和平進程」迄今仍在停擺階段)。儘管目前雙方並未重新出現大規模雖軍事衝突，但零星衝突與社會暴力事件仍然不斷上演(例如：2003年7月可倫坡自殺炸彈攻擊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導致雙方無法化解分歧的主要原因，不僅來自於長期內戰所積累的族群仇恨，更來自於雙方根本的政治立場分歧。例如：一系列「和平進程」當中，雙方雖然互有讓步，但多半是針對若干柔性議題達成共識(例如：第二次泰國「和平對談」中所協議設置之「北部與東部立即人道與復建需求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Immediate Human and Rehabilitation Needs in the North and East)等事務性機制)；至於雙方立場差異較大的幾個重要議題，像是「世俗主義」、「北部省與東部省的獨立或自治」、「歧視性政策」、「地區發展計畫」等，則始終無法獲得一致共識，而這些分歧也正是上文討論中所指出的惡化本島兩大族群關係的主要議題。

不唯如此，我們還可以發現到，雙方內部激進勢力(特別是僧伽羅佛教僧團與各個激進「僧伽羅民族主義」政黨)的龐大壓力，毋寧也成為另一個一再導致和平契機破局的主要原因。例如：1993年，「聯合民族黨」總統普里瑪德薩(Ranasinghe Premadasa)便由於他對於印度介入與泰米爾問題的軟弱立場，遭到內部激進份子暗殺身亡；次年國會大選，「斯里蘭卡自由黨」領導的「人民聯盟」(People's Alliance)也取代「聯合民族黨」；1998年，兩位前總理班德拉奈克與其總理夫人之女庫馬拉功達(Chandrika Bandaranaike Kumaratunga)，更藉此贏得總統大選；另

外一個最近例子就是，2005 年 8 月斯里蘭卡著名的外交部長卡迪葛瑪（Lakshman Kadirgamar）於自家寓所當中，遭到狙擊手暗殺身亡。儘管卡迪葛瑪先前一直努力奔走各國，希望將「泰米爾意拉姆解放之虎」正式列名國際恐怖組織，但這次暗殺事件卻不是導因於此，而可能導因於他在「後海嘯時期」（post-tsunami）對於泰米爾救難資源分配的合作立場（建議雙方共同建立「後海嘯時期經營管理結構」（Post Tsunami Operational Management Structure，簡稱 P-TOMS）），刺激內部激進份子。

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曾經釋出和談善意的「聯合民族黨」總理維克倫馬辛格（Ranil Wickramasinghe），不僅分別在 2004 年國會大選與 2005 年總統大選敗給由「斯里蘭卡自由黨」所主導的「聯合人民自由聯盟」（United People's Freedom Alliance, UPFA），而今甫上台的現任總統拉賈帕克斯（Mahinda Rajapaksa），受到內部激進派勢力影響，也對於泰米爾問題採取強硬立場，不僅主張重新修改 2000 年「停火協定」，也堅持拒絕挪威介入調停。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也可以看到，外國勢力介入與「南亞大海嘯」似乎仍然無法化解複雜的政黨利益與根深蒂固的族群問題。

* * *

(收件：95年1月18日，接受：95年3月6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The Impacts of Sinhala Buddhist Nationalism and Populist Democracy 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Ethnic Conflict in Sri Lanka

Shih-tse Chang

Instruct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orthern Taiwan Instit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h-chiang Chang

Adjunct Instructor
Cardinal Tien College of Nursing

Abstract

Sri Lanka, a country that was seen at the time of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 in 1948 as a potential case of development success has, surprisingly, transformed into a state of political conflict and consequent armed struggl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most radical and crucial period in Sinhalese-Tamil relations before and after independence and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Sinhala Buddhist nationalism, Sinhala Only, and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thnic conflict.

This article is organized in four sections. First, we return to the pre-colonial and colonial antecedents leading up to post-colonial ethno-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issues and conflict. In particular, the deep-seat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inhalese and Tamil that threaten the survival of Sri Lanka as a united nation are explained with reference to inter-group mythical prejudices. Secondly, we focus on the deteriorat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Sinhalese majority and the Tamil minority since independence. Thirdly, we examine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vocational exclusion of Tamil minority in a series of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introduced by successive Sinhalese dominant governments. Thus, creating a fertile ground for the formation of fierce ethnic conflict.

Finally, we close with a brief retrospection of the rise of Tamil youth militant group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most famous 1983 riots that lead to two decades of civil war.

Keywords: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Sinhala Buddhist nationalism; Sinhala Only; Swabasha movement; traditional Tamil Homeland



參考文獻

- Abeyratne, S. (1998), *Economic Chang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ri Lanka*,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 Abeyratne, S. and C. Rodrigo (2000), *Explaining Growth Performance in Sri Lanka*, New Delhi: South Asian Network of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s.
- Abeysekera, C. and N. Gunasinghe, (eds.) (1987), *Facets of Ethnicity in Sri Lanka*, Colombo: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of Sri Lanka.
- Alailima, Patricia J. (1997), "Social Policy in Sri Lanka," in W. D. Lakshman, (ed.),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Change in Sri Lanka*, 127-170, Colombo: Sri Lanka Association of Economists.
- Arasaratnam, Sinappah (1964), *Ceyl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Arasaratnam, Sinappah (1979), "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and the Tamils," in Michael Roberts, (ed.), *Collective Identities, Nationalism and Protest in Modern Sri Lanka*, 500-518, Colombo: Marga Istitute.
- Athukorala, P. and S. Jayasuriya (1994),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risis, and Growth in Sri Lanka, 1969-199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Balakrishnan, N. (1977),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ince Independence," in K. M. De Silva, (ed.), *Sri Lanka: A Survey*, 192-212, London: C. Hurst.
- Bardhan, P. (1997), "Method in the Madness?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Ethnic Conflicts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5: 9, 1381-1398.
- Bastian, Sunil (1984), "University Ad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ed.), *Ethnic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Sri Lanka*, 166-178, Colombo: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 Bhalla, S. S. (1988), "Is Sri Lanka an Excep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 in T. N. Srinivasan and P. K. Bardhan, (eds.), *Rural Poverty in South Asia*, 89-11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halla, S. S. and Paul Glewwe (1986), "Growth and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ri Lankan Experienc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 1, 35-63.
- Bruton, H. J.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Sri Lanka and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2001, *The 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Sri Lanka*, <<http://www.statistics.gov.lk/social/social%20conditions.pdf>>.
-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2001, *The 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Sri Lanka*, <<http://www.statistics.gov.lk/population/tables.pdf>>.

-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2000), *Annual Report 2000*, Colombo: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1964), *Survey of Ceylon's Consumer Finances, 1963*, Colombo: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1974), *Survey of Ceylon's Consumer Finances, 1973*, Colombo: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
- Central Bank of Ceylon (1983), *Consumer Finance & Socio-Economic Survey, 1978-1979*, Colombo: Central Bank of Ceylon.
- Collier, P. (2001), "Implications of Ethnic Diversity," *Economic Policy*, 16: 32, 129-155.
- Collier, P. and A. Hoeffler (1998),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0, 563-573.
- Cuthbertson, A. G. and P. Athukorala (1991), "Sri Lanka," in D. Papageorgiou, M. Michaely and A. M. Choksi, (eds.), *Liberalizing Foreign Trade: The Experience of Indonesia, Pakistan and Sri Lanka*, 287-414,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 Dasgupta, Partha and Martin Weale (1992), "On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World Development*, 20: 1, 119-131.
- De Silva, C. R. (1974), "Weightage in University Admissions: Standardization and District Quotas in Sri Lanka, 1970-1975," *Modern Ceylon Studies*, 5: 2, 151-178.
- De Silva, C. R. (1978), "The Politics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A Review of Some Aspects of the Admissions Policy in Sri Lanka, 1971-1978," *Sri Lank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 2, 85-123.
- De Silva, C. R. (1979),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on Education: The Schools Take-over (1961) and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s Crisis, 1970-1975," in Michael Roberts, (ed.), *Collective Identities, Nationalisms and Protest in Modern Sri Lanka*, 474-499, Colombo: Marga Institute.
- De Silva, C. R. (1984), "Sinhala-Tamil Ethnic Rivalry: The Background," in Robert B. Goldman and A. Jeyaratnam Wilson, (eds.), *From Independent to Statehood: Managing Ethnic Conflict in Five African and Asian States*, 111-12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De Silva, K. M. (1981), *History of Sri Lank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Silva, K. M. (1986), *Managing Ethnic Tensions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Sri Lanka, 1880-1985*,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De Votta, Neil (2004),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stitutional Decay and Ethnic Conflict in Sri Lank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harmadasa, K. N. O. (1992), *Language, Religion and Ethnic Assertiveness: The Growth of Sinhalese 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Dickens, William T. and Kevin Lang (1996), "An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Unem-

- ployment in Sri Lank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1: 4, 620-636.
- Dunham, D. and S. Jayasuriya (2000), "Equity, Growth and Insurrection: Liber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Debate in Contemporary Sri Lank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8: 1, 97-110.
- Farmer, Bertram H. (1957), *Pioneer Peasant Colonization in Ceyl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nguly, Sumit (1997), *The Crisis in Kashmir: Portents of War, Hopes of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ewwe, Paul (1987), "Un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st's Models in Light of Evidence from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1: 4, 1-17.
- Gombrich, Richard H. (1988), *Theravada Buddhism: A Social History from Ancient Benares to Modern Colombo*, New York: Routledge.
- Gunasinghe, Newton (1984), "Open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Ethnic Relations in Sri Lanka," *Lanka Guardian*, 6: 17, 6-15.
- Gunatilleke, G. (1989),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the Structural Mismatch in the Domestic Labour Market*, Colombo: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Research.
- Gurr, T. D. (1993),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 Hettige, S., (ed.) (1992), *Unrest or Revolt: Some Aspect of Youth Unrest in Sri Lanka*, Colombo: Goethe-Institut.
- Horowitz, Donal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rowitz, Donald L. (1990), "Making Moderation Pay: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Ethnic Conflict Management," in Joseph V. Montville, (ed.), *Conflict and Peacekeep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459-461,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 Huang, P. C. (2005), *Religious Order and Political Order: Essays on Indian Thoughts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Other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Taipei, Taiwan: Laisbook.
- Isenman, P. (1980), "Basic Needs: The Case of Sri Lanka," *World Development*, 8: 3, 237-258.
- Jayawardena, K. (1984), "Class Formation and Communalism," *Race and Class*, 26: 1, 52-62.
- Jayaweera, Swarna (1973),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K. M. De Silva, (ed.), *History of Ceyl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1948*, 461-475, Peradeniya: University of Ceylon Press.
- Jeffries, Charles (1963), *Ceylon: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York: Praeger.
- Jennings, Ivor (1954), "Politics in Ceylon since 1952," *Pacific Affairs*, 27: 4, 338-352.
- Jupp, James (1978), *Sri Lanka: Third World Democracy*, London: Fank Cass Co. Ltd.

- Kearney, Robert N. (1967), *Communalism and Language in the Politics of Ceyl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Kearney, Robert N. (1973), *The Politics of Ceylon*,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arney, Robert N. (1978), "Language and the Rise of Tamil Separatism in Sri Lanka," *Asian Survey*, 18: 6, 521-534.
- Kearney, Robert N. (1978), "Politics and Modernization," in T. Fernando and Robert N. Kearney, (eds.), *Modern Sri Lanka: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57-81, Syracuse: 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
- Kearney, Robert N. (1979),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Michael Roberts, (ed.), *Collective Identities, Nationalism and Protest in Modern Sri Lanka*, 440-461, Colombo: Marga Institute.
- Kearney, Robert N. (1988), "Territorial Elements of Tamil Separatism in Sri Lanka," *Pacific Affairs*, 60: 4, 561-577.
- Kearney, Robert N. and B. D. Miller, (1997), *Internal Migration in Sri Lanka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Kelegama, Saman (1997), "Privatis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Process and Issues," in W. D. Lakhshman, (ed.),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Change in Sri Lanka*, 456-493, Colombo: Sri Lanka Association of Economists.
- Kemper, Steven (1990), "J. R. Jayewardene, Righteousness and Realpolitik," in Jonathan Spencer, (ed.), *Sri Lanka: Histor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187-204, London: Routledge.
- Kemper, Steven (1991),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hronicl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Sinhala Lif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odikara, Shelton U. (1970), "Communalism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Ceylon," *Modern Ceylon Studies*, 4: 3, 94-114.
- Krishna, Sankaran (1999), *Postcolonial Insecurities: India, Sri Lanka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hoo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ularatnam, K. (1951), *Ceylon: Its Geography, Its Resources and Its People*, Madras: Macmillan.
- Kurian, Rachel et al. (1984), "Plantation Politics," *Race and Class*, 26: 1, 83-95.
- Lakshman, W. D. (1997), "Introduction," in W. D. Lakhshman, (ed.), *Dilemmas of Development: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Change in Sri Lanka*, 12-15, Colombo: Sri Lanka Association of Economists.
- Lal, D. and S. Pajapathirana (1989), *Impediments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ri Lanka*, England: Gower.
- Mahāvāṃsa, or The Great Chronicle of Ceylon* (1950). Trans. by Wilhelm Geiger, Colombo: Ceyl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 Malik, Yogendra K. and V. B. Singh (1994), *Hindu Nationalists in India*, Oxford: Westview Press.
- Manogaran, Chelvadurai (1987), *Ethnic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Sri Lan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Manogaran, Chelvadurai (1994), "Colonization as Politics: Political Use of Space in Sri Lanka," in Chelvadurai Manogaran and Bryan Pfaffenberger, (ed.),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104-111, Oxford: Westview Press.
- Manor, James (1979),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ri Lanka,"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17: 1, 21-46.
- Manor, James (1989), *The Expedient Utopian: Bandaranaike and Ceyl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tthews, Bruce (1982), "District Development Councils in Sri Lanka," *Asian Survey*, 22: 1, 1117-1134.
- Misra, S. S. (1995), *Ethnic Conflict and Security Crisis in Sri Lanka*, New Delhi: Kalinga Publications.
- Moore, M. (1985), *The State and Peasant Politics in Sri Lank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M. (1993), "Thoroughly Modern Revolutionaries: The JVP in Sri Lanka," *Modern Asian Studies*, 27: 3, 593-642.
- Murphy, Rhodes (1956), "The Ruins of Ancient Ceyl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 2, 181-200.
- Nicholas, C. W. and Senerat Paranavitana (1961), *A Concise History of Ceylon*, Colombo: Ceylon University Press.
- Nithiyanandam, V. (2000), "Ethnic Politics and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Some Lessons from Sri Lanka's Experie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1: 2, 283-312.
- Obeyesekere, Gananath (1974), "Some Comments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s of the April 1971 Insuregency in Sri Lanka (Ceyl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 3, 367-384.
- Obeyesekere, Gananath (1975), "Sinhala-Buddhist Identity in Ceylon," in George DeVos and Lola Romanucci-Ross, (eds.),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240-258, Palo Alto: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 Obeyesekere, Gananath (1984),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Asienforum*, 15: 1-2, 44-50.
- Peebles, Patrick (1990), "Coloniz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the Dry Zone of Sri Lank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1, 30-55.
- Pfaffenberger, Bryan (1979), "The Kataragama Pilgrimage: Hindu-Buddhist Interac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Sri Lanka's Polyethnic Social System," *Journal of Asian*

- Studies*, 38: 2, 253-270.
- Pfaffenberger, Bryan (1994), "Introduction: The Sri Lanka Tamils," in Chelvadurai Manogaran and Bryan Pfaffenberger, (eds.),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1-27, Oxford: Westview Press.
- Phadnis, Urimila (1976),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Sri Lanka*,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 Pieris, Paulus E. (1983), *Ceylon, the Portuguese Era: Being a History of the Island for the Period, 1505-1658*, Dehiwala, Sri Lanka: Tisara Prakasakayo.
- Ponnampalam, S. (1983), *Sri Lanka: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the Tamil Liberation Struggle*, London: Zed Books.
- Population by Ethnic Group, Census Years, *The 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Sri Lanka*, <<http://www.statistics.gov.lk/Abstract2004/Population/tabc0210.PDF>>.
- Population by Religion, Census Years, *The 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Sri Lanka*, <<http://www.statistics.gov.lk/Abstract2004/Population/tabc0214.PDF>> .
- Rabushka, Alvin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72),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Columbus: Charles E. Merrill.
- Rāhula, Walpola (1971), *The Heritage of the Bhikkhu: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hikkhu in the Education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Grove Press.
- Rajan, A. Theva (1995), *Tamil as Official Languag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olomb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thnic Studies.
- Richards, Peter, et al. (2002), *Towards an Employment Strategy Framework for Sri Lanka*,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Richardson, J. N. and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1991), "Measuring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Sri Lanka's Ethnic Conflict," in S. W. R. de A. Samarasinghe and R. Coughlan, (eds.), *Economic Dimensions of Ethnic Conflict*, 194-223,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 Roberts, Michael (1973), "Elite Formation and Elites, 1832-1931," in K. M. De Silva, (ed.), *History of Ceyl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1948*, 263-284, Peradeniya: University of Ceylon Press.
- Ross, Russell R. and Andrea Matles Savada, (ed.). (1990), *Sri Lank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The Division.
- Rotberg, Robert I. (1999), "Sri Lanka's Civil War: From Mayhem toward Diplomatic Resolution," in Robert I. Rotberg, (ed.), *Creating Peace in Sri Lanka: Civil War and Reconciliation*, 1-16, Cambridge, M. A.: Brookings Institution.
- Ruberu, Tantrige Ranjit (1962), *Education in Colonial Ceylon*, Kandy, Sri Lanka: Kandy Printers.
- Russell, Jane (1982), *Communal Politics Under the Donoughmore Constitution, 1931-1947*, Dehiwala: Tisara Prakasakayo Ltd.

- Ryan, Bruce (1961), "Status, Achievement and Education in Ceylo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4, 463-476.
- Sahn, David E. and Neville Edirisinghe (1993), "The Politics of Food Policy in Sri Lanka: From Basic Human Needs to Increased Market Orientation," in P. P. Andersen,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and Nutrition Policies*, 34-49,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amarakone, Priya (1984), "The Conduct of the Referendum," in James Manor, (ed.), *Sri Lanka: In Change and Crisis*, 84-11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amaraweera, Vijaya (1977), "Sri Lanka's 1977 General Election: The Resurgence of the UNP," *Asian Survey*, 17: 12, 1195-1206.
- Seers, Dudley (1971), *Match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xpectation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 Sen, A. (1983),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Economic Journal*, 93, 745-762.
- Sen, A. (1988), "Sri Lanka's Achievements: How and When," in T. N. Srinivasan and P. K. Bardhan, (eds.), *Rural Poverty in South Asia*, 553-55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anmugaratnam, Nadarajah (1985), "Some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Peasant Resettlement in the Dry Zone of Sri Lanka, 1930 to the Present," in Charles Abeysekera, (ed.), *Capital and Peasant Production: Studies in the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f Agrarian Structure in Sri Lanka*, 63-81, Colombo: Social Scientists Association of Sri Lanka.
- Shastri, Amita (1990), "The Material Basis for Separatism: The Tamil Eelam Movement in Sri Lank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1, 56-77.
- Sjoberg, Andree F., (ed.) (1971), *Symposium on Dravidi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Jenkins.
- Smith, Donald E. (1979),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Myth of Reconquest," in T. Fernando and Robert N. Kearney, (eds.), *Modern Sri Lanka: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83-99, Syracuse: Maxwell School of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
- Snodgrass, D. R. (1999),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ri Lanka: A Tale of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R. I. Rotberg, (ed.), *Creating Peace in Sri Lanka: Civil War and Reconciliation*, 89-10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Spencer, Jonathan, (ed.) (1990), *Sri Lanka: History and the Roots of the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 Stewart F. and V. Fitzgerald, (eds.) (2001), *War and Underdevelopment, Volume I,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wamy, M. R. Narayan (1994), *Tigers of Lanka: From Boys to Guerrillas*, Delhi: Konark Publishers.

- Tambiah, Stanley J. (1967),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India and Ceylon," *Modern Asian Studies*, 1: 3, 215-240.
- Tambiah, Stanley J. (1986), *Sri Lanka: Ethnic Fratricide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ambiah, Stanley J. (1992), *Buddhism Betrayed: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Sri Lanka*,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Tambiah, Stanley J. (1996), *Leveling Crowd: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jesekera, N. D. (1965), *The People of Ceylon*, Colombo: M. D. Gunasena and Company.
- Wilson, A. Jeyaratnam (1979), "Race, Religion, Language and Caste in the Sub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in Michael Roberts, (ed.), *Collective Identities, Nationalism and Protest in Modern Sri Lanka*, 462-473, Colombo: Marga Institute.
- Wilson, A. Jeyaratnam (1979), *Politics in Sri Lanka*, 1947-1979, London: Macmillan.
- Wilson, A. Jeyaratnam (1988), *The Break-up of Sri Lanka: The Sinhalese-Tamil Conflic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Wilson, A. Jeyaratnam (1994), "The Colombo Man, the Jaffna Man and the Batticaloa Man: Reg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Federal Party," in Chelvadurai Manogaran and Bryan Pfaffenberger, (eds.), *The Sri Lankan Tamil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126-142, Oxford: Westview Press.
- Wilson, A. Jeyaratnam (1994), *S. J. V. Chelvanayakam and the Crisis of Sri Lankan Tamil Nationalism, 1947-197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Winnius, George D. (1971), *The Fatal History of Portuguese Ceylon: Transition to Dutch Ru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ward, Calvin A. (1969), *The Growth of a Party System in Ceylon*, Provi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 Wriggins, W. Howard (1960), *Ceylon: Dilemmas of a New 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riggins, W. Howard (1961), "Impediments to Unity in New Nations: The Case of Ceylon,"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55: 2, 314-315.
- Wriggins, W. Howard (1982), "Sri Lanka in 1981: Year of Austerity, Development Councils and Communal Disorders," *Asian Survey*, 22: 2, 171-179.
- Zartman, William I. (1998), "Putting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in David Laka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Fear, Diffusion and Escalation*, 317-33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